

# 斛兵俪文

——2017-2018 学年“俪文杯”校内征文科幻类优秀作品集



出刊时间：2018年6月

重制时间：2021年7月

合肥工业大学斛兵群星科幻协会 出品

# Content

- 02 真实 文 / 林润宇 (一等奖)
- 04 重生计划 文 / 王驰 (二等奖)
- 08 木星救援 文 / 翁晓峰 (二等奖)
- 14 我的电子脑被入侵了 文 / 虞雄兵 (三等奖)
- 14 界碑 文 / 陈思远 (三等奖)
- 17 轮回 文 / 方炜陈 (三等奖)
- 19 感染 文 / 冷月黎明
- 20 驾鹤西去 文 / 徐卿阳
- 21 离不开的地方 文 / 佚名 (未记载姓名)
- 22 四维时间 文 / 简单
- 23 未来之书 文 / 李康
- 23 我在? 文 / 高明宇
- 25 异世界 文 / 圆籽
- 25 蒸气之歌 文 / 汪欣宇

我们读过的那些文字，看过的那些影像，所经过的那些世界，有关 2018 或公元 100 万天；有关打印地球、矩阵帝国、黑暗森林出现后可能的影响；有关银河漫游、永恒复生、远古入侵成真后或然的结果；有关反乌托邦、银河帝国、第二母星可能的面目和灵魂；有关太阳坠落、大饥之年、时间之墟可能的人性之走向；我们要修一座名叫巴别的通天之塔，我们需要石头，我们会走到天上，我们会和主平起平坐。

- 1、以“我的电子脑被人入侵了”为题写作小说一篇；
- 2、自由投稿一篇科幻作品，不限体裁，不限字数，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文 / 林润宇

原文获合工大第一届“骊文杯”征文科幻类投稿一等奖。

我的电脑被人入侵了！

我对着我面前的咨询师，我再一次认真地说出了我内心的惶恐。

咨询师是一个中年人，脸上带着公式化的笑容，如果我没看到他眼角却闪过的一丝不耐烦，我一定会认为他是个很好的倾诉对象。

“王先生，我还是觉得您是在跟我开玩笑，”咨询师喝了一口咖啡，抿了抿嘴，“您要知道，全联邦的人，哪怕只是一个三岁的孩子，都知道那一出生就植入人体的电子脑是绝对无法绕过主体意识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流的。”

会客室内播放的音乐是天后沈墨浓离世前的最后一个作品，《永恒》。这首被称为“史上最柔美的音乐”环绕着我，但这轻柔的音乐却不能让我紧张的情绪得到半分缓解。

“我知道，一开始我也不信的。可自从那天醒来，我就发现它多出了许多无法读取的信息。”我试图让他相信自己，“你也知道，电子脑是用来记录记忆与处理信息的，那就是我们的‘第二大脑’，如果连它都可以被入侵了，那人类……”

“好了，王先生，今天的时间差不多到了，”咨询师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不耐烦，“我也要休息了，我们不如下次再聊。”

又一次听到了逐客令，我却并没有感到气愤，或许是习惯了的原因吧，这位咨询师还算是耐心的一位了。但是很可惜，我已经失去了信心。

“那么再见吧，马先生，我想我应该不会再来麻烦你们了”，我无奈而又自嘲地笑了笑，向他道了声谢，“另外，我挺高兴在我最后一次来访时听到沈墨浓离世前的最后一首歌”，我离开了联邦电子脑管理中心的会客室，却没看到咨询师那还没露出多久的如释重负的笑容，瞬间被讶然所代替。

我叫王思远，在联邦历 3036 年 12 月 22 日之前，我一直是一个过着平凡生活的人，甚至过于平淡无味，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然而在 12 月 22 日凌晨，当我因头疼而从梦中惊醒，当我发现自己的电子脑里多了许多无法读取和删除的信息，我莫名地意识到，我那平凡的生活，将一去不复返。

我异常愤怒，我不知道入侵我电子脑的人是怀着怎样的目的和动机，是纯粹为了好玩？还是要向我传达一些重要的信息？但我可以肯定的是，这将会给我带来不小的麻烦。还没愤怒多久，我开始惶恐，如果有人可以入侵他人的电子脑，读取和修改电子脑里的信息，那么也就意味着他人的隐私与秘密将完全暴露，甚至可以记录记忆的电子脑作为平台，对大脑的记忆进行删除与修改……我无法停下我那疯狂的想法，仿佛发现了一个足以颠覆世界现有秩序的惊天阴谋。

于是，惶恐的我来到了“联邦电子脑管理中心”，试图让他们相信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然而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对这个由生物分子构成的电子脑的安全性具有超乎想象的自信。经历了太多的谈话，我从开始的激奋，到现在的平静，我毕竟不是救世主，我只是一个渴望平凡的平

凡人，既然那些信息并没有妨害到我，我也没必要因为它们而破坏我自己的生活。

选择回归日常生活的我，受忙碌的工作的影响，渐渐忘记了电子脑中那些莫名信息。

一天，我走在路上，偶然间听见身后的两个女高中生在激动地说道：“看那块屏幕，沈墨浓要来我们城市开演唱会了，我一定要去！”

“什么！沈墨浓的演唱会！？”我猛地转向身后的大屏幕，屏幕上那笑靥如花的年轻女子，正是我记忆中那位留下一曲惊世之作《永恒》，便憾然长逝的音乐界天才沈墨浓。

“她，她不是在一年前因车祸而去世了吗！！”我像一个没见过市面的人大叫道。

“喂喂喂，大叔，你在说什么胡话，”面前的短发女生一脸愤怒地看着我，“沈墨浓早就被抢救回来了了，只是休养了一段时间罢了，你平时不关注新闻就别乱说话，你这种……”短发女生还想说些什么，却被同行的长发女生拖入人群中，消失不见。

短发女生离开了，但她的话却使我内心充满了疑问。不可能，我记得很清楚，沈墨浓逝世的那天，天讯就像炸了锅一般，到处都是哀悼她，缅怀她的文章，视频与话题。作为半个粉丝的我，也第一次买了专辑，她的最后一张专辑，沈墨浓逝世的话题热度直到一个月后才逐渐消退。

难道我的记忆出错了？

我急忙打开天讯，开始搜索关于沈墨浓逝世的消息，却发现，并没有任何有关于此事的只言片语，相反，关于沈墨浓康复出院的消息比比皆是。

我久久地看着天讯，不知道该怎么办，在那一瞬间，我竟然有了一种与周围世界格格不入的悲凉感。我和人们在关于沈墨浓逝世与否的记忆上出现了分歧，我相信我的记忆，却无法指正其他人的记忆是错误的，如果就这一件事的记忆有偏差，那应该是我不过是偶尔记错罢了，但如果出现分歧的重大事件并不仅仅一件呢……

我有些惶恐，我知道这个时候选择忽视这件事绝对是个更好的选择，但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想要关上无异于痴人说梦。急于证明只是我偶然记错的心理催促着我，我的双手颤抖着，在天讯上查找着一些我有明确记忆的重大事件，有的只是细节上的差异，有的却是翻天覆地般的改变。

我浑身发抖，就算是我的记忆是正确的记忆，但只要全世界的人的记忆是一样的“真实”，我的记忆同样是虚假的。也就是说，从我发现我和其他人的共同记忆出现偏差的那一刻起，我能被界定上的标签就只剩下了“疯子”与“异端”。

我抬起头，茫然地看着四周匆匆的人群，孤寂与畏惧油然而生，我不敢多做停留，只得钻进人群，踉跄地逃回我的小屋。屏幕上，那沈墨浓的嫣然巧笑，恍若居高临下的讥笑与谗笑。

我逐渐意识到，我电子脑中的那些疑似被人入侵，留下的东西也许是一种能够影响我的记忆的未知信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记忆被一点点的复制成好几份，阿不，说是“复制”并不准确，每一份“记忆”一开始都只是有着些许的差异，由于“蝴蝶效应”，每份的结局都不尽相同。但有一点相同的就是，每份“记忆”的结束时间都是相同的，都是在联邦历 3056 年 05 月 21 日的午夜。而且，随着我对这些“记忆”的研究，我发现，在那一天，唯一没有发生改变的重大事件只有一件——联邦最年

轻的科学院士徐启明的逝世。

如果把我的无数“记忆”看做是一个个平行世界的话，受“蝴蝶效应”的影响，绝对不可能存在一模一样的事件，如果存在，只能说明那个事件中的某几个人有着能够超越平行世界影响的属性或力量。同样的，在我的无数“记忆”中在同一天同一时死去，连死因都是心脏衰竭的徐启明，要么是造成我这些“记忆”出现的元凶，要么一定知道那个元凶的信息。

几经波折，我终于获得一次与徐启明私下见面的机会。徐启明是一个带着眼睛的翩翩君子，年轻有为，无疑是许多女孩中的梦中情人，那如春风般和煦的笑容，让人很难对他生出恶感。可惜被“记忆”困扰许久的我并没有兴致与他寒暄套近乎，“我的电子脑里的东西是怎么回事？”我开门见山地问道，语气间的质问毫不掩饰。

徐启明愣了愣，对我的问题有些意外，他没有说话，而是上下打量着我。我觉得很不舒服，感觉在他的目光下，我的一切都暴露无疑。不久，徐启明露出一抹耐人寻味的微笑，“王先生，原来今天你与我会面的真正意图是因为你的记忆啊。”我分明看到，他眼底的一抹欣喜。

“你果然知道！”我控制不住自己激动的情绪，喊了出来，我感觉自己找对了钥匙，离真相只有一步之遥。

“淡定些，王先生”，徐启明推了推自己的眼镜，“今天我很高兴，你有什么问题，我都会为你解答的。”

“我的电子脑里的东西和我那些虚假的记忆是怎么回事？”我赶紧问道。

“王先生，其实你问的，都是一个东西”徐启明的眼角闪过一丝莫名的光芒，“另外，有一点你说错了，那些，都是真实的记忆。”

“什么，不可能！别开玩笑！”我惊叫道。

“呵呵，王先生，人在不完整的条件下得出的结论往往是错误的。就像你现在这样，”徐启明的脸上带着笑容，“你一定很爱这个世界吧？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个世界是虚假的，是一个不断重置的世界，会发生什么呢？你电子脑中多出的东西，其实并不是虚假的东西，而是你一次次经历这个重置世界的记忆。”

“什么……”我被他的论断吓的不知所措，可脑海中一段段无比真实的记忆让我下意识地对他选择了相信。

“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其实是一个从世界线上被剥离出来，算是虚假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一切，其实都可以说是虚假的，我们称这个世界为‘废星’，这个世界的的作用只有一个，那就是作为联邦研究因果律的实验场所。重新认识下吧，我是帝国第 226 号巡天者，即‘废星’的观测者，徐启明。”徐启明用着轻快的语调，说着让我遍体生寒的话语。

“你的意思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不存在的？”我颤抖地说出了这句话。

“聪明，你们的世界，一直处于不断的循环中，每过二十年，一切都会被重置，整个世界都会回到二十年前，然后按照我们设定的条件，进行新一轮地发展，就如同不断地轮回一般。知道‘阿克夏记录’吗？你们每次轮回时的记忆，都储存在你们的电子脑中，当一个轮回结束时，记忆通过电子脑上传到我们的记录仪中后，电子脑中的记忆将自动删除。”徐启明站在窗台，看着高楼下流动的人群，如同看着蝼蚁一般，不由自主地露出一股居高临下的孤傲气势。

“那，那我为什么会保留这些记忆？”我感到喉咙一阵干涩。

“我也很好奇，”徐启明回过身，眼睛里露出一丝精芒，“不过这重

要，你的电子脑并没有把那些记忆删除，记忆储存到一定的限度，再也储存不下了，它就溢出了，甚至使容器出现裂缝。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够‘看到’你之前轮回的记忆也不足为奇了。可以说，你已经具备脱离实验品这个群体的资格，可以由棋子变为棋手了。”

“那么，我知道了这些，我的下场是什么……”或许是我心中的世界观早已崩塌，对于探知这个惊天的秘密所要付出的代价，我竟毫不在意。

“按照规矩，我应该是将你从这个世界永远抹除的，”徐启明顿了顿，“不过嘛，毕竟这个一直重复的世界实在太无聊了，我选择将你禁锢起来，有空还可以找你聊聊天。你还有什么问题吗？”徐启明的笑容在我看来，宛若恶魔。

“如果这个实验结束了，我们就将被全部抹去是吗？”我问出了我心中最后一个问题。

“谁知道呢？”徐启明耸了耸肩，“或许你们还有其他的用途呢。”

“那么，好吧，我没有问题了，不过我希望在囚禁我的地方，有足以让我消遣的东西。”我闭上了双眼，心如死灰。

“如你所愿，王先生。”这是我在失去意识前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不知过了多久，我从昏迷中醒来，发现我处在一个精神病院的双人宿舍中，不过就是没有舍友罢了。我的活动范围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身边的患者没有一个可以和我正常交流，我可以通过天讯获得信息，却无法传递一字一句。通过天讯的消息，我以旁观者的角度见证了好几次的轮回，见证世界在“联邦历 3056 年 05 月 21 日的午夜”毁灭，又在“联邦历 3036 年 05 月 21 日的午夜”重启，我感觉我就像是一个洞彻了这个世界的真实的神灵。

某个轮回的一天夜晚，我终于有了舍友，他是一个精瘦的老人，他自称为“SCP 基金会”的会员之一，因为某些原因被人误认为精神病，从而被送入这里。我觉得与交流或许没有障碍，便把徐启明所告诉我的世界的真相告诉了他。

我和老者聊到深夜，老者听完我的讲述，大笑道：“或许你的确应该待在这里，你的妄想症已经很严重了。你所说的通过天讯的消息，见证了好几次的轮回，也不一定可靠，你也说你的天讯传不出消息，如果你获得的信息是虚假的，是伪造的呢？”

“我可以确信，我知道的绝对是真实的。如果不是我被禁锢起来了，我应该早就找到脱离这个世界的方法了。”我不服气地说道。

“或许吧，”老者打了个哈哈，“如果你说的是真的，你又怎么确定，你不是在研究者的设定下，保留了记忆，以此来进行因果律研究呢？”说完，老者躺上了自己的床铺。

这是我从未设想的东西，如果徐启明所说的是假的，那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针对我的阴谋，我不知道我有什么东西值得他们觊觎，或者只是把我当做一个实验品？研究怎么通过电子脑影响人类？如果徐启明所说的是真的，但“我”的出现却又不是一个意外，而是一个设定好的研究条件，那我所谓脱离的想法，在巡天者们看来，不过是小孩子的胡闹罢了？我的心又一次乱了起来。

我必须求证徐启明的说法的真实性！

今天，是联邦历 3036 年 05 月 21 日！

墙上的时钟，是 23 时 55 分！

我看着躺在床上的老者，我的心跳几乎停止。

时针，在滴滴答答地移动。

# 4 重生计划

文 / 王驰

原文获合工大第一届“骊文杯”征文科幻类投稿二等奖。

2060年，5月5日。

35年前，一颗直径30公里的巨大行星猛烈撞击了地球。撞击几乎摧毁了整个星球，地表几乎被完全破坏，整个星球彻底地沦为废墟，幸存的人口不到原来的百万分之一。

尽管科学家们早在灾难发生前的二十年就预测到了这次的危机，但却无力阻止。

为了不使人类文明断绝，各国领袖连袂发起了一项代号为“重生计划”的秘密行动。全球各个领域的顶尖科学家、天赋异禀的儿童都被各自国家秘密召集起来，作为灾后的建设火种。

各国连手用了十年的时间在地下深处打造了重生科学研究院，作为灾后的庇护所。所有的科学家都在研究院研究如何在灾后延续人类的文明。

我叫蓝海，今年25岁，在重生科学研究院工作。

距离旷世灾难已经过去了35年。

我是在灾后的第十年出生的，我的父母都是重生科学研究院的科学家，可是在我四岁之后，我就再没有见过我的父母，我成了孤儿。

幸运的是，研究所的院长应启东不忍，收养了我。

应院长并没有将我带到他的住所，我仍然住在我父母留给我的房间里。只不过从此我的生活中多了一个叫方辰栋的人，他是院长的助理。

院长繁忙，不可能照顾我一个小孩，为数不多的几次见到院长，都是他在翻看寻找我父亲留下的研究数据、日记笔记等。所以此后我的记忆中，见到更多的是这个叫方辰栋的人。说实话，我很讨厌他，因为他看起来十分的木讷呆板，而且几乎从不说话，看起来照顾我对我来说是一件令他很痛苦的事，我的童年因此也十分沉闷。

在研究院中，每个科学家的目标就是重建人类文明，在这样的环境下，我的童年不存在任何的游戏，每天都和各种课程、数字、计算打交道。以致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学习成了我每天唯一所能做的事，而这个令人讨厌的方辰栋也总是监督着我完成各种课程。我感到很累。

除了学习之外，我唯一的乐趣就是翻看父亲留下的日记。日记很有趣，父亲在日记中记录了灾难发生之前的那个美丽世界，自由蔚蓝的天空、高楼林立的都市，异样纷呈的灿烂文明……这一切使我对灾难之前的世界深深向往，并对这个一无所有的世界深恶痛疾，我痛恨自己出生在灾难后。

我开始变得悲观，痛恨这个世界，并且在相当的一段时间，我深陷入这样的情绪中。

我的异常引起了院长的注意，他将我叫到他的住所。

我面对着这个人，微微有些紧张。研究院中的每个人都很敬畏他，他是重生计划的发起人之一，平时几乎见不到他，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做着秘密研究，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样子。

“蓝海，我听辰栋说你的心情很不好。”院长背对着我开口。

我看着面前立着的背影，深吸一口气，低头说道：“院长，我们到底

该怎么办，重生科学研究院也成立了这么多年，除了每天寻找外面世界留下的文明痕迹之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我讨厌这个只剩下研究院的世界，我们到底在干什么？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重建人类文明！”说道最后，我近乎是在痛苦地哀嚎。

院长没有说话，背对着我，一直沉默着。

良久之后，一声叹息轻轻响起，院长缓缓地转过身来，用他深不可测的眼睛看着我，缓缓说着：“蓝海啊，我也曾经和你一样痛苦，你是幸运的，出生在灾后，没有经历那场可怕的天灾，尽管研究院在灾前就成立了，但真正当天灾发生时，我看着世界毁灭，绝望也怀疑，怀疑我们是否有勇气在灾后活着并且担负起重建人类文明的责任。最后还是你的父亲鼓励了我，坚定了我们的信念。”说到这里，应院长的眼神突然变得眼神摄人起来。

“你的父亲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科学家，他发现了文明魔方，着实令我们不敢相信也着实鼓舞了我们！”

“文明魔方？”

“是的，我今天就告诉你文明魔方的秘密！你应该看过你父亲的日记，他应该在其中提到过！”

我仔细回想着，发现日记中确实模糊地提到过文明魔方，但那是属于父亲灾后研究的一部分了，我只对灾前的世界感兴趣，因此并没有太在意，现在听院长的话，这似乎是一个了不得的东西？

“文明魔法具有演化人类文明的能力，真实太不可思议了！”院长难掩他的激动。

“什么？”

“灾后的第十年，你的父亲、我以及其他一些科学家组成一支队伍一路追寻文明遗迹，最终在大西洋裸露的海床上有了不可思议的发现！”

我静静地听着应院长陈述，内心却掀起惊涛骇浪。

“所有人都穿着厚厚的防护服，无所不在的尘埃包裹着我们，近在咫尺的队友只能靠灯光信号通讯，我们走在裸露出的海床上，目光所及全是灰蒙蒙一片，充满死寂。我们也早已习惯，自从灾难发生以来，我们就从未见过除此之外的景色，但我们还是在不断寻找，因为我们的未知使我们有理由不接受绝望。”

“过了很久，我们走入了一个海底盆地。蓝光！我们看到了，一束妖异的蓝光从浓重的灰雾中透射出来。我们感到惊奇，预感到这将是灾后一个极其重大的发现。我们翻下盆地，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一个巨大的淡蓝色球壳扣在盆地的中央，像是一个透明的屏障。与此同时，我们的仪器指示此地有微弱的生命迹象。我们高兴地几乎发疯，整整十年的探索终于有了一丝曙光，我们怀疑屏障内有灾后幸存下来的生命，所有人迫不及待地想要穿过屏障。奇怪的是，屏障阻挡了所有人而唯独只有你父亲例外。我们不解的同时也难掩激动，只能在屏障外焦急地等待你的父亲出来。在外面整整等了近十个小时之后，你父亲出来了，我们看到了一个神奇的魔方凭空悬浮在你父亲的手里，散发着幽幽的蓝光。更奇特的是，魔方的表面像是流水一样，不断地流动变换，没有一个固定的形态。我们都很激动，也许正是这个魔方的存在，周边才得以有一些生命迹象保留下来，如果好好研究，也许能有一些收获。”

“我们迅速地返回了研究院，研究了那个魔方整整半个月的时间。最后的发现令人欣喜，这个神奇的魔方在一定条件下竟然能够随意推演并且真正地演化出整个文明的历程！我们称神奇的它为文明魔方！”

我听得目瞪口呆，这着实超出了人类的科学认知，我可以想象得到，整个唯物主义世界观都将被颠覆，也许真的存在着……神明！我震惊之余努力消化着这庞大的信息，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既然 25 年前就发现了文明魔方，那为什么直到现在重生科学研究院依然存在？而且，你所说的一定条件一定非常苛刻吧，是否因为这个条件才使得你们一直无法完成计划？”

“重生科学研究院存在是有原因的，以后你会知道，而文明魔方只有你的父亲才能接近，我们别说研究了，根本无法接触，这神奇诡异的魔方使得我们不敢动它的任何力量。”

“为什么？”我感到愕然。

“说不准，很奇怪，也许是因为你父亲才是第一个发现者，抑或是受灾后异常的宇宙射线影响，你的父亲基因组的排序发生了某些程度上的改变；或是你父亲本身就与那魔方有关。”

“我父亲本身与魔方有关？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文明魔方的功能，我们有理由相信魔方在长达四十多亿年的地球历史中不止一次地演化出了高度成熟的文明，而每次新生成的文明都像我们这次的文明一样，被一场特大天灾所毁灭，之后文明魔方又将重新显现演化新的文明。你还记得我说是在哪里发现的魔方吗？”

“按照你说，是灾难发生前为一片汪洋的大西洋。”

“是的，你不知道有关大西洋的传说。其实在我们过去的文明中，曾经有过许多关于一个神秘文明的传说，有不少记载称在大西洋的海底有着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亚特兰蒂斯，又被我们称为失落的文明。现在想来，那些记载很有可能为真。亚特兰蒂斯可能正是由文明魔方演化出并最终毁灭的一个文明！因为文明的发展方向是迥然不同的，甚至不同的文明甚至有着完全不同的生命类型，在我们看来许多不可思议的事也许正是另外的文明正常的发展，以我们的思维无法对一个完全不同的文明做出任何猜测，所以我们仅仅能猜测的，就是你的父亲，很有可能与失落的大西洋——亚特兰蒂斯有着莫大的关系。”

我浑身一震，血液在这一瞬间仿似凝固了，我从未想过我那四岁之后就神秘消失的父亲竟然有着天大的秘密。我的父亲到底是如何消失的？我几乎从未在院里听闻过有关父亲的任何消息，这又是为什么？我通体冰凉，这其中也许有很多我不知道的迷雾。

“我的父亲到底是怎么消失的？”我直接问出了这个问题。

“唉”应启东长长叹了口气，“你父亲是突然消失的，谁也不知道，就像蒸发了一样，同样消失的，还有文明魔方，一起都不见了。”

没有得到父亲的准确信息，我既开心又担忧，原来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那么他很有可能还在世上，我还有机会寻到，只是文明魔方却随父亲一起消失了，怪不得这些年研究院的工作一直没有进展，而我的父亲却是与魔方一同消失的，他到底与这个魔方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我突然产生急切地想找到父亲和魔方的念头。

“院长，这之后就再也没有找到过文明魔方了吗？”

“没有了，我们在之后的二十几年派出了大量的人员，几乎搜遍了整个大西洋，也寻不到任何痕迹。”

我皱了皱眉，沉思片刻，告别了应启东，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翻开那本父亲留下的日记，想寻到些蛛丝马迹。

2025 年 8 月 28 日

我感觉这将是一次完全的重生，魔方能帮助我们做到，可是，我们要万分的小心……

2025 年 9 月 3 日

魔方的力量被一定程度的掌握了，可是我们要做的推演太多了，我们不敢随意。

2025 年 9 月 5 日

不能动它，这是一个潘多拉魔盒！

……

合上日记，我思考着有关日记和院长的说辞。今天的院长虽说告诉了我文明魔方的秘密，但他也不是毫无保留的，很多诸如我父亲的问题，他都没有正面说明，只是模糊地翻了过去，难道这其中又有什么隐情？很明显院长透露出希望我能出发寻找文明魔方的意思，可他又为什么偏偏等到魔方消失了二十多年，直到我 25 岁才告诉我这件事情？是在特意等待着我吗，还是说有院长什么不得不先于寻到文明魔方执行的计划？而父亲在日记中所说的完全重生、无尽推演、潘多拉魔盒意味着什么？是父亲带走了魔方吗？我意识到这其中有着巨大的隐情，而现在的我几乎什么信息也没有，无从推测一切。

文明魔方！我意识到，也许我必须先找到它，才能凭此寻到有关父亲的信息。

我再次找到了应启东。

“院长，让我去吧，我想找回父亲和魔方。”

应启东眨了一下眼，几乎没有犹豫就同意了我的请求。

我转身离去，走出了我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研究所，踏上寻找文明魔方的征程。

我还是选择前往大西洋，院长告诉我的故事里，大西洋曾有失落的文明。

我拒绝了其他人，独自出发。出发前，我已经将研究院里所有有关大西洋的书籍甚至各种传说故事集都带上了，父亲也许与消失的大西洋文明有关，这使我很不平静，又联想到院长那迷雾层层的一番话，我有必要了解一下他所说的亚特兰蒂斯。

因为灾后的交通工具很有限，所以即使研究院里有全世界最后的工程师、设计师，但限于材料，却没有便捷的工具，我能使用就只剩下一个热气球了。我点起火，气球慢慢地升了起来……

而在我出发寻找魔方的同时，研究所的应启东也在进行着他的工作。

“方辰栋，我们能用的火箭还剩下多少？”

“应院长，剩余还能使用的火箭大概还有 3 支左右。”

“3 支啊，我记得我们已经发射了 24 支了吧，按计算来说，再有最后 1 支火箭应该就能推动了，你要尽快做好准备，剩下的最后 1 支火箭我想不久就能发射了。”

“是，院长，一切都等待你的命令。”

“很快了，很快了，重生计划就要开始了。”应启东登上了观星台，转身久久地凝望着东南方夜空大三角的某一区域。

寒风中，应启东的身体微微颤抖着，不知是因为寒冷还是内心的激动……

……

我降落在了大西洋中部海底上，海水已经蒸发全无了，裸露的海床是各种千奇百怪的地形，远比陆地上更加诡怪，有深达数百米，长十几公里的巨大峡谷；也有突然断裂深不可测的深渊。灾后一切生命都被消灭了，连微生物几乎都没有生存下来，大多数的生物尸体都在灾难发生刹那汽化全无，剩下少部分不能腐烂的尸体就在海底堆积得到处都是。

越过一处高地，视野变得开阔起来，定位系统显示这已是深处大西洋海底中心地带。就在我缓缓走向一处海底盆地时，我身上的一件物品却有了异样。一块蓝色的晶体挂坠，正一闪一闪地发出幽蓝的光。这挂坠是父母遗留给我的为数不多的东西，二十年来我一直随身佩戴，平时也未见有任何异样，怎么此时却如此奇特？心中隐隐有了某些猜测，我继续向东走去，发现那光芒竟有所增强，我预感到也许将会有令人惊喜的发现。

借助光芒的强弱变化，我最终站在了一块造型奇特的海底岩石上，挂坠此刻放射出的光变得无比耀眼，几乎覆盖了整个盆地。更神奇的是，那奇特的挂坠竟然在此刻脱离了我的手掌，凭空漂浮了起来，随之而来的还有一股巨大的震动，整个地面瞬间晃动起来。

“刷——”

一个精美的蓝色魔方瞬间冲出地表，不过巴掌大小，同样悬浮在半空中，和挂坠保持着相同高度，同样发出幽蓝深邃的光。

我瞪大了眼睛，没有意料地寻了许久的文明魔方竟在此时突然出现。

看到魔方的第一眼，我就不禁感叹，这魔方实在神奇！它的表面瞬息万变，每一秒钟都变换着不同的组合，蓝色表面上分布着的状若星辰的白色光点以极快的速度不规则地移动着，魔方仿佛每时每刻都在分解，同时又好似在不断重组，肉眼竟捕捉不到魔方在某一时刻的确定形态，着实是不可思议，这宇宙中竟然有如此奇特完美的存在。

我强忍住心头的震惊，试向前走。出乎意料的，很容易地，魔方就被取到了手中。与其说是我取，不如说是魔方被吸引了过来。是的，吸引，因为我无论如何始终不能触碰到它本身，但魔方却能一直悬浮在我的手掌正上方。我拿出准备好的盒子，刚一打开，魔方的蓝光慢慢地减弱下去，变成了一个通体银色的精密方块，直直地从半空落在盒子上。此时我已经能够掌控它，可我翻来覆去的摸索，却始终不能研究出分毫，挂坠此刻也归于平常，不再发光。

取到了魔方，任务算是完成，可我并没有立刻返回，我在试图寻找大西洋文明以及有关父亲的线索。遗憾地，在走遍了整个盆地，甚至从魔方冲出的地方向下挖了许久后，我一无所获。自从魔方归于平静那一刻起，这里的整个地貌恢复了原样，再也找不出半点奇特之处。

大西洋文明也许注定永远也只是一个被遗忘的文明了，今天若不是那奇特的挂坠，恐怕就是走遍整个大西洋也找不到文明魔方，难怪搜寻队努力了二十多年却一无所获。这挂坠到底有着怎样的来历，与魔方有着什么我不知道的联系呢？谜团越来越多了，我皱了皱眉，感到一阵心烦意乱。现在我只希望带着魔方快点返回，找院长问个清楚。

十天后，我乘着热气球回到了研究院。我并没有第一时间告诉院长我取得了文明魔方，而是迫不及待地回到我原来的住所，重新翻开了我父亲留下的日记。父亲是文明魔方的第一发现者，以前我并不知道有关文明魔方的事，所以很多有关父亲工作的日记我并没有太过注意，而现在我意识到了，父亲的日记里隐藏着天大的秘密。

仔仔细细地翻看了一个下午，许是某种未知的原因，日记里有关父亲工作的内容写的晦涩含蓄，无法由此得出什么信息。可正因为此，我敏锐地意识到父亲绝对不是为了记日记才写的这些内容，因为这根本就不像是日记，写的如此含蓄正是因为有什么极大的秘密却由于某种原因不能直白。

这边寻求无果，我暂时放下了日记。突然，福至心灵地，我拿出魔方放在桌上，同时解下挂坠，置于魔方顶面，静静期待着。

魔方果然有所变化，在我放上挂坠的一瞬，魔方从静置的银白色变得发出蓝光且不断变化，缓缓地漂浮了起来。同时，挂坠射出一道耀眼的蓝光，照射在墙上。最令我没有想到的是，照射在墙上的蓝光竟投影出了一组画面！那是一个模糊的人影……那是……

“天呐，竟然是父亲！”我失声叫了出来。

墙上投影着的那个模糊人影，正是我二十多年未曾见过的父亲。

“蓝海，你能看到这段影像，说明你已经取到文明魔方了。”

“父亲！”我难掩激动，怔怔地望着墙上的人影。

“重生计划需要你，只有你才能使用魔方。你要好好使用它，完成我们的计划。”说完父亲消失了，挂坠叮的一声落在桌上，魔方也恢复原样。

“父亲，你在哪里啊？”可惜这只是一段影像，并没有思感，无法回答我的问题。我想了想，带上了魔方，出门寻到了应院长。

“院长，我已寻到了文明魔方，我想重生计划也可以开始了吧，可是我到底该如何使用这个魔方呢？”

“等着一天很久了，果然只有你能寻到文明魔方，重生计划终于可以展开了”院长显得很激动，“你先将魔方交给辰栋，我们需要收集一些参数，你先进里面的休息舱休息一下吧，到时候我们还需要你。”

“院长，我想知道关于我父亲的事。”

“等你醒来我会告诉你的，我也必须要告诉你。”

“这，好吧。”

我也确实累了，转头进了休息室的休息舱，关上舱门便睡了过去。

十个小时后，我醒了过来，走到实验室，发现几乎研究院的所有工作人员都集合在了一起，忙得不可开交。

“院长。”

“蓝海，你过来。重生计划就要展开，你是最关键的一环，魔方只有你才能使用。”

父亲也说过类似的话。

“蓝海，你和你父亲不是普通的人类啊。”

“什么？”我几乎跳起来，听院长的意思，我难道是个外星人？

“记得我跟你说过的亚特兰蒂斯文明吧。其实你父亲就是那海底文明消亡后的后裔。”

“这怎么可能，消失无数年的古老文明怎么可能有后裔延续到今天？”

“在你父亲第一次发现魔方后，我们之后又在大西洋海脊上发现了记载着亚特兰蒂斯文明的石碑。我们破译了上面的刻图和文字，明白了一些事情。原来文明魔方时海底文明的圣物，借由它亚特兰蒂斯人开创了一个难以想象的辉煌文明，他们高度发达，极度繁盛，可最后也被一场特大天灾所毁，不过同样的，我猜想，应该仍有一部分人幸存了下来。我们继续破译，发现亚特兰蒂斯有将罪犯逐出海底，流放陆地的行为。也许那最初被流放的一部分海地人发生了某些变异，不曾死去，反而在陆地



上幸存了下来。天灾来了，海底的亚特兰蒂斯人全都灭亡了，而陆地上的却反而幸存了下来，但他们也在漫长的岁月变迁中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变得和生活在陆地上的人毫无区别。文明魔方时亚特兰蒂斯的圣物，只有亚特兰蒂斯人才能使用，而你的父亲却能够寻到他并使用，所以我们认为你父亲就是亚特兰蒂斯人的后裔。”

院长这一番信息量巨大的话使我一时回不过神来，我甚至觉得他在说一个科幻故事给我听，但我想到我亲眼所见的魔方的种种神异，不由地相信了。

“等等，你说父亲曾经使用过魔方，那为什么世界还是这个废墟的世界？”我突然意识到应院长话里的漏洞。

“我没说错，你的父亲在寻到魔方后，我们也认为重生计划就将开启，重建人类文明将要完成。可是，魔方实在太过神异，它能够随意演化任何时期的文明，无论是原始人还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文明，魔方都可以做到，这实在是可怕至极。就因为这，我与你的父亲发生了分歧，我想演绎到我们毁灭之前的文化，不愿随意改变，而你的父亲则很激进地想要直接演化未来文明，大跨度地向前发展，我反驳了你的父亲，因为我总觉得这样做会出现许多的不可控因素，很难说会不会导致我们文明再次灭亡。我们的意见最终没有统一到一起，导致重生计划一直被搁置。”

“那，父亲他又怎么消失的呢？”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的父亲是突然之间消失的，谁也不知道他怎么消失的，去了哪里，只留下了你，而重生计划也因此搁置到现在。”我沉默不语。

“好了，你的疑惑暂时解决了，我现在告诉你怎么使用魔方，之后将正式启动重生计划！”

“把你的挂坠拿出来。”

我把挂坠交到了院长手上。

“这是跟魔方同源的物质，算是一把钥匙，通过它才能激活文明魔方。而想要操控魔方，却需要你的一种特别的状态下。”院长把挂坠置于魔方之上，魔方果然被激活，再次发出蓝光，悬于空中。

“这特别的状态指的是什么？”

“其实一切的方法都存储在你的潜意识里，而你本身却无法知晓，无法操控，特别的状态就是让你的意识被蒙蔽，只剩下你的潜意识活动，活跃起来的潜意识会引导激活的文明魔方释放它的力量，实现一切。而你需要在意识被蒙蔽之前存有‘演化文明至灾难发生前’这一念头即可。”

“这么诡异？”我有点不敢相信。

“不同的文明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发展趋向，有一些我们无法理解的事情也算正常。”应院长顿了一下，显得很激动，“准备好了我们就可以开始了，你躺入舱中，不久就会暂时失去意识，你要把握好。”

一想到重生计划将要真正完成，可以彻底摆脱这个废墟的世界，见识到只在父亲日记里描述过的文明世界，我也变得十分激动起来，更何况我还将是这个计划中不可缺少的人！

花了一段时间镇定下来后，我强迫着自己催眠，脑中仅存的只是一条意念而已，我躺进了舱中。

……

外面，应启东马上叫来了方辰栋：“之前准备好的程序都测试完成了吗？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能出错。时间都必须确定准确；此外已经发射的25支火箭要确保仍在掌控，所有环节缺一不可。程序最后确认之后马上植入，重生计划要开始了！”

“是的，院长。”方辰栋快速离开。

……

我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在梦里，有壮阔的山脉、宽广的大海，有着此起彼伏的高楼，天空中飞舞着各种飞行器，东方矗立着一座极高的塔，一直向外延伸到太空，天空中悬浮着两颗巨大的球体，和月亮一般大小，好像是由钢铁造成的，重生研究院消失了，地球上出现了一个统一的人类帝国，有一个人自称文明皇帝，统帅帝国……

“离蓝海苏醒还有七分钟，现在开始启动火箭！”应启东喊道。

方辰栋按下了手里的按钮，什么都没有发生，但不一会，西方的天空上出现一个细不可查的白点，并且渐渐变大，在不断地靠近地球。

“嗤——”舱门打开了，我突然失去了平衡，砰地一声跌落了下来。顾不上站起来，我睁开眼睛后立刻环顾四周，找到应启东，问道，“应院长，现在怎么样了，重生计划成功了吗？外面的世界是否恢复到了灾难前的时候？”我边说边爬起来，这才感到地面湿湿的，被泼了一大滩绿色液体，地面上还歪七倒八地躺着很多破碎的仪器以及一地的玻璃渣。这是怎么回事？

我正疑惑着，应院长一把拉住我，飞奔把我带至院外，站在一个山坡上。

“看啊，多么美丽的景色，多么瑰丽的建设，多么灿烂的文明啊。”

我瞬间忘记了对院长的奇怪举动的愤怒，张大嘴巴痴痴地看着这个“全新”的世界：天呐！这就是灾前的世界吗，壮阔的山脉、宽广的大海，有着此起彼伏的高楼，熙熙攘攘的人群。我深深地迷恋上了这个新世界。

突然，我眉头一皱，转头问向应启东：“我之前沉睡时做了一个梦，里面的景象跟现在很像，只是在我的梦中，天空中有各种飞行器而不是空无一物，还有一座直达天际的高塔，还有一个皇帝……”

“是的！”应启东迅猛地打断了我的话，转过头来，望着我的眼睛，我看到他的眼睛里满满充斥着的是疯狂，“没有错！那才是最完美的世界，多么美丽，多么规则，多么圆满，而我就是那皇帝，掌控着一切。那个你梦中的世界！”

“到底怎么回事？”我看着应启东的眼神，一股令人绝望的惧意瞬间升腾而起，一刹那背后被冷汗全部浸湿，瞬间产生的极大恐惧感使我不由自主地跳开，惊恐万分地看着眼前的这个人。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哈哈，辰栋！你来，把所有一切都告诉他！”

方辰栋走了过来，带着一抹令人深深讨厌的玩味笑容看着我，说：“蓝海啊，如果我告诉你灾难从来没有发生过，你会如何？”

“什，什么？！”我完全地呆住了。

“不仅灾难从未发生过，而且，你，也从来没有活过！你过去的人生不过是我们提前编好输入你大脑的程序而已，二十几年来，你其实一直生活在一个密封的玻璃容器里，可怜人！”

我像是被抽走了全身的血，从不敢相信到呆呆站立到歇斯底里，我不甘地抬起头怒吼道：“我不信！父亲呢？父亲呢？你们怎么解释父亲？”

“呵呵，你的父亲确是真实的。我们发现亚特兰蒂斯遗迹和文明魔方后，寻到了你的父亲，让他配合我们的计划，可谁知他竟然宁愿身死也拒绝配合我们。他死了后，文明魔方就无法动用了，万幸最后发现了刚出生的你，真是天意，从看到你的那一刻起，这个局就已经开始了，直到最后利用你成功再次启动文明魔方为止。不过也许你们这一族真的有奇特之



处，我们编写的程序记忆本是没有你的父亲这个角色的，可你的父亲竟然还是出现在了你的记忆中还带有他的部分意志，所有才有了那本日记。这虽然棘手，不过还好没有不受控制。”

“好了！文明魔方已经激活，再有五分钟，火箭推送的陨石将会撞击地球，彻底毁去这个文明，我躲在研究院可以免过伤害，之后文明魔方将会开始演化出那个完美的文明，我将再度出现，掌控这个文明，重生计划将彻底成功！”应院长语速越来越快，激动亢奋到极点。

狂轰滥炸的一番话已使此时的我失掉了所有的魂，不会思考不会动弹不能言语，像坨烂泥，像只死狗般伏倒在应启东脚边，而他连冷冷地瞥我一眼都没有。

我跪在地上望着天空，在我睁大的绝望的眼睛里，一颗燃烧的陨石正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 木星救援

文 / 翁晓峰

原文获合工大第一届“骊文杯”征文科幻类投稿二等奖。

### 一. 怀疑

“我的电子脑被人入侵了？我的电子脑被人入侵了？我的电子脑被人入侵了？”我反复问着自己，迷茫地看着眼前这片血腥之地。就在几秒前，我还十分威武地挥舞着手中的钛合金利剑，杀掉了这个城市最后一个哀嚎着求饶的木星入侵者。但现在的我却颤抖着指尖，接受着这些让我一时无法解析的数据。

最后死去的那个“木星人”是一位白发飘然的长老，亦或是说，这个城市的首领。从他脑内被植入的芯片里，我读取到了一个惊天的消息：我在屠杀地球人。

我需要冷静分析一下这个证据是否属实。关掉了远程空间通讯，强制计算编码黑掉了命令传达器。我取下头罩，让肌肤和地球的空气充分接触，我发现自己的细胞对于这些木星人的血液并没有排斥性，甚至感到亲昵，那么？

不，这肯定是意外，我们的形体构造可能与木星人相同，毕竟同存于太阳系，是吧？我问着自己，突然发现这位长老的腰间有一个小盒子暗暗发出萤火虫般的幽芒。我启动次生物引擎，对小盒子的信息进行读取。

四十八年前，也就是公元 2320 年，地球向木星发射了一枚航天器。什么，天武号？那不就是我，似乎……嗯……额……执行过任务的飞船？我继续阅读着这些疑点重重的信息：

五名宇航员在登木时发生意外，根据最后传回的消息表明，应该是木卫的引力或是其他动力设备，抑或是，反物质粒子，吞噬掉了天武号的能量源。几名宇航员在生命的最后用激光发射出了遇难的消息。

在浩远的星尘里，和地球失联。几名航天员发生了什么，不得而知。我带着种种疑问，正准备继续读下去时，突然，一枚消音弹袭来，盒子化为碎骨，光子影像留给我最后的印象就是，就是……

“砰——”我感觉晕眩并耳鸣了几秒，然后一股阵痛涌上心头。我预

知第三枪已经瞄准我的要害。

我启动了次生物引擎天影号微脑计算机，在我的要害——天心处建立了一道屏障。之后再次计算之前受到的伤害位置和创伤深度，执行恢复计算程序。还好刚才的那一枪没有命中我大脑中的天影计算机核心，我侥幸地计算了位置信息，躲进了城市的废墟里。

### 二. 地心基地

修复伤口花费了大量的能源，我感到疲惫不堪。

虽然我拥有超乎常人的能力，但是我仍然是人的肉质躯体，能同常人一般感到痛苦疲惫，大脑中心区域的完整性又能使我保持自己对已知事件的理解和态度。

要说与常人不同的地方，只不过是我的左脑区域被装上了天影号次生物引擎计算机，储存着数字化记忆，能进行一系列运算来构造消解物质世界；在心脏的部位加持了天心号动力源，除了供应机体主要能源，还能让我进行一些特殊的行为，同时能保证一个不会衰老的年轻且强壮的身体。

我忘了我的大脑是怎么进化的，甚至对自己的身世感到迷茫。唯一能记起的就是那个小盒子最后的一点信息：国【2321】835号文件。

现在的我最需要的就是补充能源，可是外面有潜伏的狙击手，并且来历不明。按理说，距离这座城市最近的“代号：S”镇也有百余公里，交通也完全被摧毁，木星人不可能在没有空中火力的掩护下神速支援这个城市的。

等等，为什么，这个城市里只有木星人？地球人到哪儿去了？

突然，门咯吱响了一声，我心里咯噔一跳，立马开启了红外屏蔽器，在夜视仪的帮助下看到一直瘸腿的小狗向我走来。数据分析它没有携带热武器。它在我面前摇了摇尾巴，拖咬着我的裤脚，像是要带我去什么地方。

我对它的伤口进行了数据分析，然后在它的背上贴了追踪仪，推了推它的屁屁，让它悄悄地跑了出去。

不久后，我的视网膜里传来一个坐标，我打开定位解析，是 NASA 地心基地？我纳闷道，我这是在华……华盛顿？我突然想起半年前从木星出发，执行一项拯救地球的任务，而我的长官，额，好痛，想不起来了。我怎么可能是从木星过来的呢？！

可是现在没有什么线索可供我的天影分析了，只好先去 NASA 闯一波了。我在夜色里潜行。没有灯光的华盛顿，如此消沉，鬼魅阴森。

一路上平安无事，我毫无阻碍地来到了航天局地心基地大门。半掩半开着的门，丝毫没有往日神圣不可触犯的威严，四处奄奄一息着从设备里裸露出来的电线，走进幽长的环形走廊，末端是一架直升电梯。既来之则安之，我跳上了电梯，计算数据给电梯充能。电梯缓缓关上钛合金门，“嘎吱嘎吱”地响了两声后，加速向下奔去。估计一两分钟后，失重开始极速反转，变为超重。引力压迫着我的身体，抵抗这股力量耗费了我所余不多的能源。经历怎样的煎熬，我终于到达了底层。可是，电梯门久久未能打开。

电梯里的空气越来越稀薄，我大口喘着气，而能源已苟延残喘，我已经没有力气去解析这扇门。况且，门背后到底有什么东西，深藏着什么秘

密，我也没有力量去知道。我渐渐失去了意识。

### 三. 天影二号

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被绑在手术台上。动力源意外地被充满了。我试着解算周围的铁镣，却发现自己无法消解如此简单的物质！

这时候，周围走过来几个木星人，隔着防护镜远远地对我指指划划。由于挣脱无效，我只能静静等着命运审判的到来。

然而他们并没有解决我，而是使用地球语言与我交流！他们说，这里是次生物引擎天影二号的核心，初级的天影号是没有办法在这里解算任何物质的，让我放弃挣扎并且配合他们工作。

除此之外我别无选择。我被转移到一间特殊的工作室里，解去了镣铐。

在和这些木星人的交谈中，我了解到，他们希望我能停止对这座城市的屠戮，他们愿意和我们和平共处，共享资源。

“和平共处？那你们为什么侵略我们的星球？”

“侵略？这本就是我们的家园，你才是入侵……”，旁边的博士打断了他，“对我们的客人尊重点。”他咳了一下，说，“我不知道你为何拥有和我们一样的身体，却要来伤害同类的人。不过，我希望你能不计前嫌，帮助我们度过难关。”

“如果我不呢？”

“哼”他冷笑了一声，“你的天影号完全被我们的二号制约，分解你只是几个微秒的事情，但是，我希望你能记起一些东西，能有助于我们对木星以及整个战局态势的研究。”

“呵呵，这就是你们留着我的理由？你们这些木星人对自己的星球心里没点\*数吗？”

“你可能真的弄错了，我们真的不是木星人，我们是土生土长的地球人。”

几秒的沉默，周围安静到了我似乎能听到天影号运算的电流声。

“我权且相信你们，你们先来分析一下局势吧，我能帮你们做些什么？”我岔开话题，毕竟只要能离开这个破二号核心，我就能不再受到制约，什么盟约都是浮云。

他们在中央的桌上制造了一片四维的时空影像。我了解到，他们在半个月前遭到木星人的攻击，城市交通完全被摧毁，网络通讯也完全终止，现在他们成了盲人，完全不了解对方的军事力量，不知道如何对抗，以至于延误战机，军事基地，超武所，航天局的地面基地等等全部被摧毁，数百万平民被战火粉碎，还有数万被我屠戮。

而我眼里他们不过就是数以万计的木星侵略者！

“可我看到的就是，丑恶的木星人啊，和你们的模样一样！”

对面邈邈的丑汉气的一下子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对着计算机噼里啪啦按了一通，我渐渐感觉到自己的能源在消逝，意识清醒却四肢无力。

“够，够了……”我蠕动着嘴唇，用着自己也听不见的声音说。

他们的计算机竟然完全解析了我大脑所想的事情！

“够了？得，反正我们说多少遍你也不会相信我们是地球人的，不如直接了结了你，为我们地球同胞报仇！”丑汉正准备执行消减程序时，博士再一次阻止了他。“不要冲动，能兼容天影一号次生物引擎的生物体不

多，说不定他就是……”

丑汉一脸惊诧，“难道，他是？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天武号早就被毁灭了，我爷爷怎么可能还在世！”

“爷爷？”我脑中浮现出若干画面，剧痛扼制着我的想象。另一边，次生物计算机光屏详细地记录了我狰狞的想象。

这时候一群老教授凑近光屏，你一言我一语地说道，“这，真像！真像蔡岳。”

能量被重新注满。可我真的不是蔡岳，但是，我是谁呢？我好像是一支部队的士兵，执行着拯救地球人的任务，但是，任务越来越模糊，我感到脑中的数据在被读出和改写，没有办法加以阻止。

### 四. 被改写的记忆

我感到意识模糊了起来，然后又重新清晰，只是，我不记得了之前发生的事情，我睁开疲惫的双眼，眼前，居然……

是一群地球人！

之前，之前，诶，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

眼前一群人密密麻麻而叽叽喳喳，我吼了一句，“你们烦不烦哪！？”

众人安静了下来，丑汉小心地靠近我，用熟悉的手触碰我的脸，看着我的眼。我居然觉得这是我的孙子！

什么情况？

“孙子！”我忍不住叫了出来。

丑汉慌忙地跌退了几步，“博士，什么情况，他的眼神，真的很像蔡爷爷！但是他的脸……”

博士对大家示意，让各人回到座位。他平静而略带激动地说，“贵客，哦不，应该说是蔡前辈，不好意思，我们刚才做了一项实验，将你的大脑数据备份后清除，重新附加了陈海的记忆，也就是他的爷爷的记忆。”博士指着丑汉，娓娓道来。

“可是，那我的记忆是什么，为什么要把陈，陈海的记忆给我？”

“不好意思啊，这个，怎么说呢。我们刚才在光屏上看过了你的记忆碎片，你经历了太多事情，我们一时没有办法解释和理解，而你登上天武号之前在地球的记忆也并不好看，所以我们决定先给你陈海在地球时期的记忆，以便你我合作。”

我……

他们继续跟我解释着，“或许你也很好奇为什么我们能改写你的记忆，但是时间紧迫，我们只能化繁为简地挑重点说。”

“好吧。”

“你的大脑里有一颗微生物计算机，心脏的地方加持了一颗动力源，这也是你之所以那么重要的原因。随后我们会教你如何使用这些黑科技。”

之后的几个小时，我重新认知了一次自己，并且对现在的态势有了新的认识。我居然在之前的几天里一直在屠杀地球人？！我之前居然把面前的人当做什么“木星侵略者”？！

我感到懊悔，但是我一点也记不起之前的所作所为，我以陈海的思考方式看待着这一切。或许是他老人家曾经处乱不惊，我现在也同样没有失去理智。

我看到他们交头附耳，于是问了一下现在的要务。

“现在有一项任务要交给你”博士神色庄重地对我说，“任务是去天网局获取装载国【2321】835号机密文件的黑盒。我们随后会给你传输一些在你到达NASA地心基地之前的数据，以便你行动，但是你一定要意识清醒，那时候我们在你眼里还是‘木星人’。”

我凝重地点点头。

随后我来到地表，脑中也不断浮现出一些数据。

等等，我怎么知道，这些数据不是他们骗我的呢？我尝试着恢复自己之前的记忆，但是徒劳无功。算了，先去天网局吧。

定位，路径规划，潜行。

突然，天影数据分析，不远处有一股强大的数据能量，并且带有侵略性和改写性。

我立马联络中心，博士建议我绕道而行，毕竟地面的情况太复杂……

去你的复杂，我蔡岳可不是蠢种。关闭了通讯系统，打开数据攻击系统，构建实体导弹打击，计算弹道，采取五连发式分散轰炸，倒计时30秒执行。

“砰——”五发炮弹同时命中，火光冲天，声如雷动，周遭的危楼也随之倒塌，激起一片灰色的尘埃海浪。等等，一股弥天的烟雾散尽，数据显示，对方居然毫无受到影响！

我在远处整理着数据，轰炸结果表明对方是半虚空体，实弹对之没有毁灭性影响，并且它还能够自主修复！我开启远程监视，只看到烟尘中转角的街道上有一团光源，这团光在吸收着周围的数据，并以天影号同级的计算速度在给自己充能，扩张。这还了得！我构建，构建……我记不起自己的能力了，我……

算了，这件事只能之后再说了，我打开通讯，按博士的指示绕道来到天网局，并且在天影的计算分析后找到了国【2321】835号文件。

我对黑盒进行数据分析，但是因为光代码加锁，我无法获得里面的信息。地心基地给了传输了一串代码，并且要求我实时传送资料回去。

也只好这样了。

## 五. 国【2321】835号文件

激活黑盒，秘密数据涌入电子脑中。

这份文件里记录了关于天武号的发射起因和地心基地天影系列的诞生原因：

2299年世纪之交，NASA接受到来自木星的求救信号，他们愿意将他们最高级的科技——也就是我们口中的天影科技，交给我们。2306年，一阵强光划过黑幕，坠落在华盛顿的郊外。随后军队对其严格保密，并且建造了现在的NASA地心基地。科学家路易斯，克里本，陈海，露丝，蔡岳……也就是，我……参加了这项研究，并且重新启动了天影核心。在天影技术的帮助下，NASA在2320年造出并发射了核动力光影计算核心（天影的基础计算系统）航天器——天武号。

可天武号并没有被毁灭，几名宇航员发出的死亡讯息只是给世界人，哦不，地球人看的。后来又接到他们的密电——他们几个还有更机密的事情要做——配合木星人研究天影三号来抗衡外敌……

但是最高机密局认为宇航员们是被木星人控制，而发出的伪信号。木星人所谓的救援，其实是用他们的科技来换取我们的科学家做人体实验，

为他们进军地球做准备。这不非没有道理的：

在2322年7月26日那天，从木星传来一段断续的电波，而电波里的信息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语言组成，极有可能是一种木星密电，但是天影号并不能完全解析这种语言。此后尽管地球努力尝试沟通，却再也没有与木星取得过信息交流。

而电码，不正是，宇航员发出的吗？

我发过密电？

突然，一声爆鸣响彻城市，我急忙数据分析，原来是那个光源开始进行了核裂变。这怎么可能，几个小时的时间，一个天影计算机就能计算吸收转化如此多的物质，以至于开始裂变！

我开启了数据防护盾，思忖如何对付这个巨大的光源，它不会想把地球变成太阳吧？木星不是更合适吗？

联络中心失败，通信数据被光源吞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怎么办，怎么办。

等等。陈海，陈海？不是反物质研究员吗？那，对，我一定有那么一些关于反物质的记忆。打开搜索引擎，开始检索反物质信息。

终于找到了！

根据信息指引，我开始计算这个光源的反物质与物质配对信息。可数据量太大了，解读物质信息花了我几分钟。这是光源半径已经扩大了五分之一，并以80%的增长速率高速扩大。这种光源的物质信息虽然和太阳星的信息大体相同，但是有几处异相，这几处异点在陈海的数据库里没有配对的数据。怎么办，心急如焚却没有半点手段去解决……

小狗，咦，那只指引我去地心基地的小狗！它飞速从我身边跑过，直奔光源。

“不！”

说时迟那时快，狗狗的身躯被光源包裹，粒子化，化作一道柔软的光，飘散去了那令人恐惧的黑色幕空……

与此同时，那团光源也急剧坍塌，成为一个黑点。

黑洞奇点吗？我开启计算引擎，发现这个黑点并没有引力数据，可以说，只是一个普通的……

等等，居然是一个黑盒！

我现在已经精疲力尽，来不及寻找小狗的残余信息，带着黑盒，向地心基地急行。

## 六. 华锋

一梭黑影从前面晃过，我心凉了一半。

“砰——”

枪响同时，我敏捷躲闪，转进小巷道里。

似乎，我被包围了。大脑数据分析周围有数十团红外热源，是，实体生物！木星人吗？

我高喊一句，“来者何人，报上名来！”

“我们是驻德华锋，侵略者，快放下武器，你已经被包围了！”

地球人？怎么可能，按照中心给我的记忆数据，我已经屠城了啊？！

“你们首领呢，出来与我一会！”

沉默片刻，黑夜里走出一个人，一个女子，数据分析，她源地在，

中国？

“不要计算了，这次你躲不过了。”神秘女子冷漠地说。

面前突然现出一张密网，并迅速将我收束。

这次我决定一探究竟，所以并没有对她计算出来的丝网进行反抗，等等，她也会解析物质？

一路尽管我在竭力尝试获得更多的信息，但是他们并不肯透露半句话。大约被押行了三个多小时，我和他们来到了一处隐蔽的防空洞。洞中有各种武器，已经一些高新装备，实在出乎我的所料。

此时已经夜半，但是他们并没有开始休息，而是更为庄严地立于两侧。

从门外进来一位高大威猛，身着军装的男人，他疾步从后面来到前方，并开启计算仪，在中央的空地构造出一块光屏。

“我知道你很迷茫，但我知道你其实不是一位合格的侵略者，或者说屠戮者。”满座哗然。

“你是蔡岳对吧？”

我沉默着，打量着这群人的来头。

“那应该是了。我们这些都拥有地影级次生物计算引擎，而我拥有更高一级的地影二号。虽然先某些方面不如你的天影，但在我们开启红外屏蔽后你是发现不了我们的，更别说屠尽全城，这是你不合格原因之一。”

“天影……地影……”

他并没有搭理我的碎语，继续说道，“你的记忆还能随意被人改写，不能遵从自己的内心一如始终地完成屠戮计划，这是不合格之二。”

“你到底是希望我做刽子手还是地球人？”

“哈哈——”他扬起头，顿了顿，“你其实应该把那些美国佬们杀光才对。”

“什么意思？”我一脸糊涂。

“美国人在得到天影科技之后一直不愿意透露给其他国家，妄图借助优越的天影技术来成为地球的统治者，大难当头的时候却一筹莫展，让地球上的生灵白白地涂炭，你说，该不该杀？”

“额，那么地影……”

“没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科技，但是也多亏你的资料。”

“我的资料？”

“你大概忘了吧，你去木星的第二年，感觉事端不对，于是密发了一条激光信息给中国最高机密组织，包括了你对美国人野心的预言和天影的部分科技，还有一些消息是关于木星的，但是你并没有写完就发了出来，我倒是想问你，木星怎么了？就在那天开始了侵略地球的计划吗？”

“我着实不知道啊！”我痛苦地抱着头。

“的确啊，你被天影二号洗了脑，现在怎么能记得清楚呢！”

那位女子终于说话了。“那我的爷爷该怎么办。”

我愕然。“此话怎讲？！”

将军说，“来日方长，有机会详聊。现在的任务就是回到地心基地去，恢复你的记忆。”

“可是那样我就会把你们当做木星人的！”

“我的地影二号可不比天影逊色，它不能办到的，我能！只需要修改一下算法，把其中某个数据源抹掉，这样你就不会把地球人误认为是木星人了。”

在这个防空洞里修整了几个小时后，我在充能的同时，了解到地影二号虽然不敌天影，但在某些方面仍有优越性。地影二号居然能够解析部分物质脑的信息！也就是说，他不光能解析我左脑上的计算引擎，还能了解到我右脑的信息！

“祖国啊，你真不容易！”

莹莹——那位神秘女子，打岔说，“搞得那些默默地研究科学家们很容易一样。”

我和她不由自主灰心地笑了起来。那清脆的咯咯声回荡在洞中，让我想起了一个人，是谁来着？应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人吧，记不得了。

## 七. 受袭的基地

东方的林间透过一丝白细，华锋全军出击，以几近 200 码的速度向城郊地心基地进发。

我尝试着和 NASA 取得联系，但是他们却似乎从人间蒸发了一样，完全没有任何反应。

将军也很纳闷，除了加速行军，并无办法。于是我和将军，以及莹莹，三人开启极速模式直线行驶，逢山开路解析，遇水构造物质桥。

几分钟后，我们来到所谓的“地心基地”——一片废墟。

难道他们遇难了？

我凭借着记忆数据清理出通往地心的道路。末端，电梯已经被巨大的压力压扁。我们三人从千米余高的地方跃下，在数据控制下平稳到底。

眼前的场景不比外面的废墟要好。残损的计算机，四处吐着火花的话舌，还有几十具尸体残余着体温。

将军让我打开数据库，查看天影的录像。

怎么可能！就在一秒之间，好好的中心基地就变成了这个模样！没有任何人来过这里，也没有异常的数据呀！

等等……

镜头里的一个虚影！

难道，是木星人吗？

这时候莹莹听到一声呻吟，我们从一个角落里苦苦寻找，终于发现了已经消失的丑汉，博士，还有几位研究员。他们以暗子的形态存在着！

我们根据博士虚体的指引，重新启动了地心基地。天影二号开始超光速运转，中心的残垣断壁顿时变得焕然一新，我们也恢复了大量损失的能量。

可是，我们要怎么去拯救这些暗子虚体们呢？

博士通过虚空，用暗物质粒子传递给我们信息，让我们不要在中心创造光子，然后将他们的暗子虚体装入可以行动的柔软黑体里。他说有人夺走了他们的物质光子，目前没有可靠的途径重新让光子组、聚合，一旦失手就会湮灭，魂飞魄散！

真可恶！

将军淡淡地哼了一口气，“报应。”

“别，”我可不想让这场合作在关键时刻没了。“大家现在是一条船上的蚂蚱，要一起抵御外敌呀！”

“好。”将军忍了口气，开始制造黑体，让博士他们的“灵魂”暗子有所归宿。

“残血复活”的博士还有丑汉——陈继鹏等几个人开始行动起来，介绍并调试着天影，让将军也学会控制天影系统。

## 八. 寻找遗失的记忆

将军的部队华锋也赶到了，他们部分在地表的废墟里潜伏着，部分听从将军命令进入地心基地。

时至晌午，众人基本学会控制运行天影二号。稍事休息之后，将军开了一个组织会议，确立了以将军为核心，博士为参谋的等级关系。

我在一旁静静地想着自己之前的经历，却总是迷迷糊糊没有清晰的影像。

“蔡岳！”

我回过神来，将军正和博士商量恢复我记忆的事情。

“你怎么看？”

“那就试试吧，我也觉得我的记忆的确很重要。”

于是，博士和助手们开始进行记忆传输工作，将军在一旁用地影号协助。而我待进了一间特殊的实验室，是呢，万一我又开始屠杀了呢。

“三，二，一，开始！”

脑中在沸腾，在膨胀，大量的数据输入我的脑海，我感觉，要，要……

“啊——”

我大概是晕倒了吧，醒来时看到莹莹趴在床边睡着了。我轻轻地挪了一下身体，脑中翻江倒海。

“怎么可能！”

我记起来了！那天，那年，我打出了如是的字眼：木星人，截下我们的宇航器，把我们带到了他们的卫星，木卫三，对我们的大脑进行强行改造。我们没有办法反抗，只能随从他们的实验。但是他们莫名其妙地只更换了我们的左脑；我还记得，受高级调命，曾用激光发出过两道信息，一道是，是，大概是，私发给美国人的那条吧……

我右脑的记忆，突然展现出跃动的画面 又逐渐衰微：

“宇航器动力被摧毁，氧气泄漏，宇航员的大脑被冻伤，只能在木星人帮助下更换大脑，继续抵御外敌……”

我努力地去想后面发生的事情，但一旦触及那些碎片，我的头脑就像爆炸了一般。我痛得又倒在床上昏厥过去。

“醒醒，醒醒——”

我在一股强烈的震动中苏醒，眼前居然是，一个木星人！

他们知道我的事情了吗？他们要来解决我了吗？一个木星的背叛者，后果远非自己能想象的。

我恐慌地向后爬滚，而它却执意靠近。

我的耳畔，似乎回荡着几个字眼：是我，莹莹！

“莹莹？！不可能！”我顾不得许多，因为面前的这个木星人，内心激荡的恐惧使我近乎疯狂。

我试图启动武器系统，可是天影系统好像被加上了锁一样，无法启动。

在这心乱如麻之际，我只得抱紧自己，蜷缩成一团，抵紧墙角，闭上了双眼。

它，突然停住了脚步，掏出了武器！

终于要来了吗？

“来吧，终结我吧！”

“砰——”

我脑鸣不已，模糊了的双眼，逐渐睁开了。

原来是个梦。

却还是被吓地大汗淋漓。

因为，我身处在一光的世界里。

## 九. 宇宙审判者

我，在哪儿？

我不知道自己现在是站着，还是躺着。没有了平衡感，没有重力感，好像在太空中，却不似太空中无穷的黑暗。

我试探性地向前走，逐渐看到了一些黑点，越来越大，难道，这里是，反物质世界？

我看到一群群的黑色星云，我尝试去寻找银河，去寻找太阳，去寻找木星，去找那些遗逝在时光里的残影。

我感到自己每次移动，就像移动了一个光年一样，周遭的世界在极速地改变着。

我思忖着，既然是反物质世界，那么就肯定是反意识了吧？

突然领悟到，一件事并没有绝对的正确或是错误，只是当局者在不同的世界里罢了！

那么木星人的侵略，在他们眼里，未必就是错误的。我们的正当防卫，或是去反击，在他们眼里，或许就是一种侵略。

但是，为什么他们要强行改变我们的左脑呢？给予我们更强大的能力，就只是因为，让我们变成他们的工具，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屠杀地球人？不应该吧，凭借他们的高科技，想进攻地球易如反掌，有什么可顾虑的呢？

正当我在思索这个答案时，身体被一股强大的引力吸引，正在卷入一个黑洞，不，黑色星球里！

我感到一阵强大的气场和压迫力，累得喘不过气来。

我的眼睛，最后看到几个身着羽翼的黑色家伙，向我走来。

我听到他们说，“这个小子，来的真是时候，我们正准备裁决你，地球人和木星人呢！”

什么？！

裁决？！

“你们是什么人？”

“仙女座星云，霜雪星，宇宙审判者。接受来自最高文明的审判吧！”

“等等！我还有件事情没有弄清楚，我要去一次木星！”

“还没有弄清楚事情的原委吗？让我来告诉你好了。”

“等下，我们是在反物质世界对吧，那我怎么知道，你说的话，就是对的呢？”

“平凡的人哪，你们肉眼看到的東西，又有几件事情是对的？我们是用心去感受，用众多审判者的感知去综合判定一件事的真理性，不管物质正与反，都始终如一地看待一个问题。”

“那如果要是错了呢？”

“放肆！敢对最高文明采取质疑的态度！”

一股力量穿过我的胸膛，我，我……再也支撑不起我的臂膀，我跪倒在这片所谓的黑色土地上。

“你听好了，年轻人。你参与了天武计划去救援木星，这本来就是一个圈套。木星人是繁衍了数十万年的生物，但是依旧没有进化出高智商的大脑，他们凭借着数据的迭代，创造出了天影科技，发展出了现在的木星文明。他们通过计算预知到不久的未来将会有一场太阳风暴席卷太阳系，而想要解除这个灾难，以太阳系的文明水平，只能以引爆行星核心成为第二个太阳，通过引力改变太阳核心的参数来化解危机。木星人显然不愿意把自己的行星贡献出来，那就只能委屈你们这些无知的人类了。所以，你被装上了天影，作为工具，除了能提高木星人的工作效率，解决木星人的分歧，还能在地球上充当间谍的作用，挑拨各国关系，引发地球大战，到时候，木星坐收渔翁之利。不曾想……”

“你怎么停下来了，你说！”

“不曾想你们中国人居然稳得住气，和美国相安数十年，还研发出什么地影科技，派遣了一支叫什么……”

“华锋。”

“对，华疯去助美。这不，惹恼了木星人，派遣你和其他士兵去消灭地球人。多么可笑的经历！”

“我……”

“现在清楚了吧，可以裁决你了吧？以仙女星云和平法则第三百八十一条：忤逆自己星球并且造成巨额损失；还有九百二十三条：挑拨离间引起最终星球战争，我代表仙女星云审判团，对你进行裁决！”

“死不足惧，我还有一事想问，我怎么会到达反物质世界里？”

“你现在不过在记忆里罢了。”

“什么？我之前不是在梦里吗，我睁开眼，怎么会在记忆里？”

“梦的形态很多，你在博士和将军的帮助下的确找到了记忆，很不幸，是在这里找到的。你的惊恐逼迫你逃离现实和虚拟梦世界，来到了这个未来的记忆世界。”

“未来的记忆。怎么可能！”

## 十. 裁决

仙女座的审判者毫不客气地说：“你的未来的确到过反物质世界，而现在你所看到的一切，只是未来将要发生的记忆而已。未来你来到反物质世界来寻求审判的时候，我可不会再把这些情节说的那么清楚了！”

“现在对你进行裁决！判决你废除所有特殊能力，永生监禁！”

怎么可能死在自己的记忆世界里！不对，她裁决的是，未来的自己！

我，我应该做点什么，未来的我！

使出浑身解数，我破除了天影锁定程序，还有那么一丁点地影的技术，将自己的能源发挥到极致去摆脱霜雪星的力场！

裁决的射线向我扑来，如狼似虎。我使出了自己的最后力气，向旁侧一跃！

我一个翻滚，正好看到那条射线向……太阳系，射去！

我懵了。

那股太阳风暴。就是，因为，射线，贯穿。

我最终还是没能逃脱自己的命运。

是使命的轮回吗？哈哈，太阳风暴，木星人，救援计划，间谍，屠杀，合作，寻找记忆，躲开射线，太阳风暴……

我的眼角，掉下一颗悔恨而又无奈的泪花，溅在这片反物质的未来记忆里。

## 十一. 现实

“醒醒，醒醒！爷爷！”

我睁开眼，看到了一群地球人期待的目光。

还有时间，还有机会！

我挣扎着爬起来，“天影有什么进展了吗？”

博士说，“天影系统能实现星球数据对接，简单点说，就是把你的记忆转化成数据用光的粒子传送到木星上的天影对接器里。这样你就能直接去木星寻找记忆了。”

“记忆倒是不必了。不过，我一定要好好会一会这群木星人。准备一下，我这就去木星。”

“可是你才刚刚醒过来，身体还很虚弱。”莹莹低声说。

我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无妨！我要将真理大白于天下！”

“好！”将军说，“这才是我堂堂中华男儿，咳，中华爷爷！”

“我们正在给你配置一套防控制密码锁，以免你再次被木星人的天影高级系统洗脑。”

“恩。就这样，准备妥当就出发！”

我，带着星球的尊严，以光的名义，直奔木星。

## 十二. 重返木星

好熟悉的地方呀，哈哈，我又回来啦！这次，该地球人，我，来屠杀木星人了！

等等！怎么到处都是奇异的宇宙飞船？

我看到一群一群的人有秩序地从飞船上下来，长得和木星人极其不同！

数据分析，是木卫人！

怎么可能呢，木星人去哪儿了？！

这时候，那只救世狗狗的光影出现在眼前。它对我摇了摇尾巴，转身向一个方向跑去。

我跟着狗狗的光影潜行了数百公里，终于在一座环形山围绕的空旷地带发现了木星人。他们面如土灰，扁平的身体后面背着双手，没有一丝披挂的装甲以及计算机引擎。而且，周围有一群木卫士兵持枪，指着他们的脑门。

狗狗的光影开始弥散，在稀薄的空气里，隐约能听见救我木星的话。难道，木星人被木卫人俘虏了？

一股模糊的想法在我的脑海流过：木卫人通过木星人之手，摧毁地球；借我们人类反攻木星之由，假意保护，实则殖民木星。而这样，恰好可以躲过仙女星云“最高文明”的审判！

我似乎想起来，在未来记忆里，我将会去仙女座，寻求新的审判。

# 14 我的电子脑被入侵了

文 / 虞雄兵

原文获合工大第一届“骊文杯”征文科幻类投稿三等奖。

“零零一，你起来回答问题， $987654321$  开  $12$  次方等于多少。”

“ $1.3821039324$ ”

“你坐下吧，上课认真点，别老是把后脑勺里的芯片抽出来玩。”

我叫零零一，额……其实准确的说，这是我头上这颗电子脑的编号，至于我本来的名字，我不知道，关于我的亲人朋友，芯片里也都没有任何数据。关于我？我来找找。哦！找到了！只有一篇很久前的新闻报道：2018年4月4日，一名高中男生在穿越马路时遭遇货车碾压，头骨碎裂，脑脊液大量外流，当场死亡。其家人悲痛欲绝，最后将遗体捐给了医院，随后被一位神秘科学家买走，并进行了……啊！头好痛！不行，后面数据没有了。其实我也不知道这篇报道为什么会存在芯片里，这颗电子脑是博士给的，芯片里的所有数据都是他植入的。他让我在学校和正常学生一样上课，可学校里的所有人都知道，我颅骨里的这颗可是最强大脑里的最强大脑，说什么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可能是看不起我，我上可知十亿光年外一颗乒乓球大小的陨石里含有的元素，下可知每一条江河里浮游生物身上携带的细菌数量，我觉得博士可能是想让我学会和他们一样正常吃饭睡觉，尽管我并不需要。

周一的早上，我还是和往常一样早早到了教室，然后就开始发呆，其实准确的说是再杀毒，给电子脑做全面检查，检查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头晕目眩，感觉一连串的绿色数字在脑子里翻滚，穿梭，难道我昨晚没睡好？不对，我不睡觉的啊，难道是老是玩芯片，把芯片弄脏了，卡了？我集中精力，努力把那串绿色数字提取出来，眉头越来越紧，处理器离那串数字越来越近，好像可以看到了，是……是几行方程式……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方程式？脑袋越来越热，CPU好像超负载了，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完全不省人事。

再次醒过来的时候是在博士的实验室，博士把芯片重新插进我的后脑勺。“你怎么回事，你的电子脑完全死机了，要不是我这边有警报，再发热下去就要爆炸了！”博士一脸惊魂未定的看着我。

“我……我不知道，我想抓到那串方程……就快看到了……”

“什么？什么方程？”

“就差一点，我没看到，我……博士……我的电子脑好像被入侵了……”我支支吾吾的，还没有从刚才那头疼欲裂的感觉里缓过来。

“不可能啊，我刚给芯片全面扫描过，没有发现木马啊，会不会是CPU工作太久了，以后晚上我这边就把你的电子脑关机吧，你也和其他人一样‘睡觉’。”

我从实验室走了出来，没有再多想电子脑被入侵的事，我也相信这只是硬件的问题。只身一人走在大街上，双手插进裤兜，球鞋踢着遍地枯黄的枫叶，漫无目的的踱步着，迎面走来一个年轻女人推着一个小车，里面安静的躺着她的孩子，女人边走边说，好像在给她的孩子介绍这个秋天的世界。恍惚间一个问题像箭矢一样刺穿了我的眼球，投射在了空气里，我愣在了原地……“我的母亲在哪？”我对着空气僵硬的念了出来。这么

久以来，我好像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觉得自己就是博士的一个科研成果，一个试验品，可是每次当我面对身边的人时候，我和他们有着一样清澈的双眼，一样高挺的鼻梁，我在想我和他们，其实也并没有什么区别。那么我的亲人呢？

那串诡异的绿色数字又出现了，我立刻闭上眼，努力保持镇静，让搜索器去捕捉，每当搜索器捕捉到一个字母或数字，我就用枯枝划在地上，渐渐的，好像什么东西要浮出了水面，就差一点，它又消失了。我睁开了眼，看着地上的几行式子，我的电子脑迅速做出反应，这是……一个平面方程。

还没来的及对这个方程做出处理，我感到颈椎后面一阵刺骨的凉意，我慢慢回过头来，一个女人含着朦胧的泪眼望着我，又快步走开了。我彻底呆在了原地，眼睛直愣愣的盯着她离开的方向，她含在眼眶里的眼泪，似乎沾湿了我的芯片板，在那个瞬间，我短路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没有再去学校，我决定解开这个方程式。不过这个方程式比我想象的要难得多，尽管我的电子脑里存了从古至今所有数学家的研究成果，可仍然找不到这个方程的解法，我甚至觉得，这些字母和数字都是瞎写的，根本就没有解！我开始坚信是哪个黑客在和我开了个天大的玩笑，我的电子脑一定是被入侵了，可是，她入侵我的电子脑到底要干嘛！我开始有点愤怒了，决定去找博士要个真相。

在去研究室的路上，一面墙上巨大的涂鸦刺进我的眼睛，我突然醒悟了一般，“这些方程根本没有解！它们……只是平面图像！”我启动了电子脑里的计算机系统，将每一行的方程都画在同一个坐标系里，随着一条条曲线被勾勒出来，似乎一切都水落石出了，我定睛一看，那似乎是……一张人脸。

我疯了似的狂奔到研究室，博士那里也早早的收到了这幅图像，我几乎喊了出来：“她是谁？”

“你母亲。”

## 界碑

文 / 陈思远

原文获合工大第一届“骊文杯”征文科幻类投稿三等奖。

### 上篇 往事

“当我迈出这一步的时候，我便已经不属于人类。”

——陈清

看着面前长十米，宽五米，高四米的金属怪物，陈清背过身来，目光注视着这些地球上地位最高的一群人，平静如水。

“当我迈出这一步的时候，我便已经不属于人类。再见，各位。”

她走到一块银灰色的凸出板下，蓦地，金属板发出一束锥形红光，电子声音响起：生命体征确认，三秒后自动打开返回舱门，请确认。

“确认。”

这三秒，是陈清从小到大所度过最漫长的三秒。

第一秒钟，她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眼中看到了钦佩，悲痛，欣慰，恐惧。最后，种种情绪都化成了，解脱。

第二秒钟，她回忆了从刚记事起的第一次上学，第一次尿床，第一次去游乐园，第一次和同学吵架……但这次，却是全人类的第一次。

第三秒钟，她的脑海里却只剩下一个念头：妈妈，以后我再也不吃不到您做的红烧肉了。

陈清走入飞船，站在舱门边，赠送了她最后为地球人留下的东西——一个笑容——被地球人誉为超越了蒙娜丽莎的最美的笑容。

不过这一切，都和她无关了。

她的目光渐渐迷散，又猛地聚焦。

……

一年前。美利坚合众国指挥中心。

“报告总统，小行星距地球仅 1 万千米，请求发射特级洲际导弹进行拦截。”

“2013 年 2 月 15 日，一颗陨石在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地区上空爆炸，造成大面积建筑物受损，约 1200 人受伤，我们不能让这样的悲剧在我们美利坚发生。听我命令，立即发射导弹进行拦截！”

距地表 8000 千米处。

在全世界目光的注视下，高速坠落的“小行星”在导弹即将拦截的瞬间，做出了一个违背物理学常识的动作——划过一个 U 形弧，然后继续加速坠落。

美国，纽约，北纬 40° 44′ 58″，西经 73° 58′ 5″。

最后，在美利坚各大高级官员的震惊中，它无比精确地急停在联合国总部的广场上。

这时，人们才看清了“小行星”的真正模样。

形状酷似火箭，长十米，宽五米，高四米的不明金属物。

这颗拥有明显高等智慧痕迹的金属怪物，在以一种俯视的姿态嘲笑着面前这颗叫做地球的庞然大物。

一段电子合成音从其中传出：

“地球上的人类，你们好。在接收到你们的信息后，我们很欣慰宇宙并不荒凉。考虑到人类的技术限制，我们决定派出宇宙快艇前往地球邀请一位人类做客我们星球。”

“此次，我们是带着善意前来，所以希望人类可以欣然接受邀请。而且我们将以一部分快艇常备武器弹药，也就是你们人类所说的反物质作为礼物赠送给地球，来提高地球的科技水准。”

“虽然我们只能邀请一位客人，但很希望能了解地球诸多地域的风土人情。所以为了能够寻找到最合适的人选，快艇在地球上的停留时限为一年。”

联合国秘书长强压心中的惊恐，吼着说道：“给我把消息全部封锁住，屏蔽掉总部周围的一切电子信号！”

一位白人官员摇摇头：“来不及了，刚刚的一幕已经被全世界媒体直播出去。就在刚刚，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纷纷致电询问事件的真实性。”

“算了，立刻紧急召开联合国大会，三小时内所有成员国代表必须到场，我会把这件事情的详细经过告知各位。”瘫坐在广场石阶的秘书长吩咐下去。

他看着面前坠下一个方形金属盒的“宇宙快艇”，喃喃道：“人类的生死存亡之刻，到来了。”

……

“各位代表，在这里我可以负责任地宣布，外星文明，真的到来了。和我们想象中的不同，外星文明未动一兵一卒，刚刚大家听到的录音，就是我们所了解的全部。”

话音未落，整个会场都嘈杂了起来。

一位亚洲的国家代表举手询问道：“请问联合国是怎么看待录音中所提出的条件？”

“这也正是我们今天紧急会议的主要议题。从这段录音中我们能获得的信息有以下几点：

第一，这艘以人类目前科技无法企及的恒星际飞船，在外星文明的口中却被冠以‘快艇’这样随意的称谓；

第二，录音中提到的‘礼物’，就是一个不明金属制作的方形盒子，其中是否储存了反物质目前还在检测中；

第三，很明显可以看出，外星文明对地球人类的文化有较深程度的了解，且极其自信。”

突然，一位联合国高级官员匆忙跑入会场，面色难看，俯身在秘书长耳边说了几句话。

秘书长苦笑摇摇头：“很抱歉，我们的科研人员刚刚证实了录音中的内容，金属盒中至少储存了

5kg 的反物质，元素种类尚未可知。”

在与会代表的讨论下，地球人类分成了两个派系：抵抗派和启航派。

抵抗派认为，正因为外星文明对地球有很深的了解，所以才会用“宇宙快艇”、“常备武器弹药”之类的字眼对地球人类进行迷惑，很可能真正的外星文明并没有其所暗示的那么强大。所以人类应该坚决抵抗外星文明，而非听之任之。最后，他们还将启航派称为“走狗派”，进行了谴责。

启航派则认为，抵抗派的所有论点都是建立在主观臆想之上的，他们忽略了几个最重要的事实：恒星际飞船在躲避拦截导弹时所划过违背物理学常识的 U 形弧，飞船本身体积的大小，“礼盒”中足以毁灭地球的反物质。这三点已经证明了，外星文明拥有足够的力量毁灭地球。所以暂时保全地球的唯一方法就是尽快寻找合适人选乘坐飞船前往那个未知的世界。

而陈清，那个时候只是一名刚刚大学毕业的实习生。

和她相识四年的大学闺蜜林霖一脸神秘兮兮地凑向她：“陈清，你说今天上午网络上的那段直播是不是真的啊，世界上真的有外星人？”

陈清敲了敲她的头：“有没有外星人和你有关系么？有时间还不如想想怎么能在公司里留下来。”

“可…你有想过整个地球都被毁灭吗？我还没谈过男朋友呢，我还有那么多想做的事没做……”

“就算地球毁灭，不是还有几十亿人给你陪葬么，你整天乱想什么呢。”

看着闺蜜有点神经质地离开，陈清点开电脑浏览器，打开了热搜排名第一的链接——“联合国广场惊现不明飞行物，人类首次与地外文明正面接触”。

在一张张清晰的图片中，她甚至能看见外星飞船表面的完整纹路。她慢慢滑着鼠标，目光定格在最后一张图片上。

那是一位外媒记者拍的特写。联合国秘书长瘫坐在广场石阶上，双手撑着地面，目光中充满了恐惧，绝望，无助。

她忽然想起刚刚闺蜜林霖的眼神，如出一辙。



忽然，页面刷新出了一则铺满屏幕的公告：

致全球所有人类：经联合国大会慎重研究决定，自即日起，面向全球招募前往外星球的志愿者，经过层层筛选考核，志愿者将接受我们一系列的训练，一年后代表地球乘坐飞船接触外星文明。

看着这则代表了人类最高层意见的全球招募令，陈清一瞬间忽然意识到，原来人类骨子里都是自私而悲观的。活下去，这才是心中最高的指令。

无论是林霖，联合国秘书长，还是各国首脑。

这是她第一次将自己置于人类之外的角度思考问题，也是她第一次如此迫切地想去了解外星文明。

在志愿者综合考核的过程中，由地球上最杰出专家所组成的考官都看出了陈清身上具有独一无二的坚韧与冷静，但就算那位享誉世界的心理学家也没能看出，她的心，早已不属于人类。

## 下篇 界碑

*“原来所谓宇宙，所谓浩瀚，都是一场荒唐的骗局，而我们，都是棋子。”*

——陈清

陈清登上飞船前的低语并未有人听见，人类也不知道，现在地球对于她而言，与小时候玩的玻璃弹珠没什么区别。

飞船与陈清想象的截然不同，里面没有复杂的仪器，没有任何难以理解的物品，给她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出租的狭小地下室。

唯一比较先进的东西，就是那个可自动适应的睡袋。

她躺在睡袋里，甚至并未感到舱体震动，只是产生了莫名困意，逐渐失去了意识。

当她恢复意识的时候，电子声音再次响起：已驶出太阳系，即将开启全息立体投影。

陈清周围的金属墙壁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漆黑的宇宙与最近的那颗恒星，太阳。

宇宙是如此立体而清晰地展现在她面前，恒星不再“呼吸”，一切目所能及的光点都如同矩阵列点却又随机排列。

在这冰冷而无声的全息投影下，陈清第一次感受到了，孤独。这份孤独不是格格不入，不是不喜言谈，这是只有她自己才可以感知的，一种叫做“生命体唯一者”的孤独。

尽管她曾接受过类似的训练，在模拟的飞船中将自己与外界所有人隔离长达三个月，但真正置身于此，她才明白之前的训练有多可笑。

这份孤独，是难以言喻的巨大悲痛。

某一瞬间，陈清的心开始慌了。

她无比厌烦的人类那自私而悲观的天性，这一刻，也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她的身上。

这时候她才发现，原来曾自以为是的博大与不屑，都是她自己刻意掩饰的合成品。

原来，她终究逃不过“地球人类”的身份。

在这充满无数光点的全息投影中，她蹲下来，低低一笑，随即又掩面

而泣，嚎啕大哭。

哭得累了，她又躺在睡袋里，沉沉睡去。

在梦中，她重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又在梦的最后一刻，她猛然惊醒。全息投影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关闭，陈清缩在睡袋里，目光无神，一遍遍重复着：“我想回家，我…想回家……”

“返回舱已经到达三维宇宙边界，距界碑仅零点三光年。”电子声音打断了她的回忆，“请你穿好宇宙服，外出观看。十分钟后，宇宙服会自动送你回来。”

陈清收住呜咽，看着面前没有丝毫缝隙的船体侧壁突然打开，一件材质如同塑胶的连体衣和头罩一起露了出来。

她知道自己现在没得选择，于是穿戴好宇宙服，走出了舱门。

“这就是所谓的界碑？”陈清看着面前距自己零点三光年却仍如同摩天大楼一样的“石壁”，上面竟然刻着纹路。纹路十分复杂，却又无比清晰，连远在零点三光年处的陈清也能看得清楚。

面罩中忽然再次响起电子声音：“这就是三维宇宙的界碑，它是由几颗高度坍缩的黑洞天体融合形成，上面的凹陷是在融合过程中的破损。但经我们研究发现，三维宇宙的二十四处界碑，所形成的凹陷竟完全相同，这是我们始终未解的谜题。”

“这二十四处界碑如同地球上的信号通讯基站，分布在三维宇宙的不同处，其引力场覆盖了整个三维宇宙。现在所处的界碑，是距地球最近的一个。”

“界碑的作用和信号通讯基站相仿，只不过它连接的是不同维度的信号传输。其实宇宙并不浩瀚，至少和你们所探究的截然不同。你们的探测仪所接收到的许多信号都是来源于界碑，换言之，来源于其他维度。”

“宇宙，如果单对某个维度而言，其实很狭小，因为它所能容纳的物质质量仅可以供应一个智慧文明生存。”

陈清打断了它的讲述，冷笑道：“所以我们就是那个不该出现的第二文明？那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直接毁掉地球人类？”

电子声音竟然笑了起来：“因为，我们并不属于这一维度。”

“与其叫我们外星人，不如叫我们异维度人。我们是四维宇宙生命，甚至不是碳基生命，所以并不需要毁灭你们，不是吗？在一次偶然的探测中，我们收到了来自于三维宇宙的人类发出的信号。”

“我们耗尽心血，制作出这艘维度飞船，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让你们相信我即将传达的信息。”

“宇宙共有十一维空间，随着逐渐演化，越来越多的高维天体坍缩，形成越来越多的异维界碑，异维界碑之间又存在着某种未知的关联。经我们研究，这种关联是呈多米诺效应的，也就是说大型天体的坍缩会越来越快，界碑的形成会越来越快，而引力场的密度也会越来越大，最后的结局就是生命消亡，宇宙归于真正的荒凉。”

“我们已经观测到了五维宇宙的文明废墟，而我们无力改变这一现状。现在四维宇宙的界碑数已然激增到二十八座，而五维的界碑数不过三十二座。这也意味着，我们也即将消亡。”

“逃脱消亡的唯一方法，就是生命降维化。剩余的时间已经不足以我们对于这项技术的研发，所以我们作出的决定就是提前告知你们低维生命，让你们去研发降维技术，以换得一个智慧文明的延续。”

“我们的猜想是当十一维宇宙尽皆沉寂，十一维宇宙的三百五十二座界碑将发生维度共振，最后宇宙归于奇点。用你们的语言，就是——

个轮回。”

“但至少，降维技术可以让你们暂时存活下去。飞船马上会送你回归，就说这么多，祝你们好运。”

陈清消化着所有信息，她躺在睡袋里，闭眼之前忽然想到：“如果是四维生命，在即将消亡的时候是否会去花这么大的力气提醒低维生命？”

闭眼的那一刻，她洞穿了所有的阴谋。

……

地球，联合国总部。

“以上就是我得到的所有信息，但在最后一刻，我想到了四维生命之前说过的一句话，‘宇宙，如果单对某个维度而言，其实很狭小，因为它所能容纳的物质质量仅可以供应一个智慧文明生存’。所以，如果我们降维技术研发成功，是否四维宇宙会立刻毁灭地球然后利用我们的降维技术以生存呢？”

“所以，所谓宇宙，所谓浩瀚，都是一场荒唐的骗局，而我们，都是棋子。”

陈清重新适应了地球人类这一身份，站在人类的角度，揭穿了这个骗局。

得到了地球上的最高荣誉的她，依旧选择去做一个普通人，日常上班，下班，买菜，做饭。

……

四维宇宙。

看着十光年之外的第三十二座界碑缓缓形成，四维生命最后的一个念头：

我们耗尽心血为你们传达的信息，不知你们是否能借此逃脱消亡的结局。

虽然素昧平生，但同为高等智慧生命，如此，便是缘分。

祝你们好运。

## 轮回

文 / 方炜陈

原文获合工大第一届“骊文杯”征文科幻类投稿三等奖。

*欲望，是会轮回不散的。*

### 楔子

公元 2035 年，中国天文学家发现了巨狼星系的一颗生命行星——水面覆盖率达 70%，而且空气成分与地球相似，中国将其命名为 zwy-520 行星，并将其列为战略级文件。同时，相关部门安排国内一流的专家对 zwy-520 行星的宜居度进行测试分析，并为其准备了一个专项航空探测计划——“灰色生命”。

一切研究表明，这颗星球是和地球一样存在生命的。可在第一次航天员经过太空站的三次中转来到 520 行星传来的结果令李斌震惊了——偌

大的星球上没有任何活物！这个结果对“灰色生命”计划的全体成员尤其是负责人李斌无疑是天大的打击。这说明他们这么久的研究都是错误的，更对李斌研究了十几年的碳基生命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不愿相信的一群人继续询问登陆宇航员星球上的情况，然后就发现——宇航员失联了。这个消息令众人既吃惊又欣喜。吃惊于宇航员的死亡，欣喜于宇航员死了说明这颗行星极大可能是存在生命的。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李斌带着这群研究狂热者准备一起登上这座充满诡异的行星。

足足三年的准备时间，这座装载着包括十三个疯狂信徒的飞船“生命号”在 2038 年的一个夜里秘密升空。

## 第一章 登陆

原本预计四天的太空穿梭，在一行人的急切心情下只花了三天时间便赶到了。

一下飞船，众人便寻找到了当初失事宇航员的飞船，可发现了两件令人疑惑的事：一件是并没有找到失事宇航员的尸体和一切生活用品；另一件就是这艘飞船破旧的程度根本不像是在这儿停放了三年，更像是三十年甚至更久。各种零件都风化了，仿佛地球上的一些古遗迹。

未知是令人最为恐惧的。

520 行星上发生的一切用人类现有的知识与认知是不能解释的，这使得李斌等人感到不安。尤其是作为组长的李斌，总觉得在这颗星球上会发生什么。他有点后悔来到这里了。是夜，众人决定还是在来时的飞船里休息，毕竟外面太过诡异了。可当李斌最后关上舱门的时候，还是觉得自己正被无数双眼睛凝视着，使得他心中觉得很不舒服。

第一天夜里是平静的。

## 第二章 虚幻

第二天，众人打点好自己的装备，开始了紧张的样本采集工作。就在李斌认为一切进展顺利的时候，众人的惊呼把他拉回了现实——所有花草树木都不能采割下来，或者说所有花草树木都是虚幻可穿透的。“这是 VR 技术？难道还有其他人类来到过这里？”这一系列想法让李斌后怕不已。可仔细一想，这么多的森林花草，不可能有哪个国家能花费财力物力来布置。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更佐证了他的想法——这个星球的水源都是真实的，而且除了两艘自己的飞船外，找不到任何地球文明存在的证据。

那么这颗星球的一切，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呢？植物是不存在的，那么星球上的氧气是怎么来的呢？李斌一行人决定更换研究目标，从深入研究 zwy-520 行星的空气成分组成开始。可李斌心里隐隐觉得，这颗星球上的事不能简单用已有的知识去解释，这些话他没有说出来，怕影响大家的积极性。

他是错的。

研究的结果表明，空气中的成分氧气占 21% 左右，其余全部为氢气。十三人中有人疑惑为什么空气中全为氧气和氢气，一行十三人会正常呼

吸，李斌知道，那是因为氢气的爆炸极限是4%~74.2%，实际在理论上这个浓度的空气是可以点燃平稳燃烧的。可在李斌的实际操作下，这儿的空气并未发生任何燃烧或爆炸的现象。“果然，和我们已有的理论相互冲突”李斌如是想到。

继续进行研究，大家发现这颗星球的土地除了硬实外，和地球上的土地一点都不不同，甚至可以说，这根本就不是土地，只是水结成的永冻冰，貌似被铺上了一层灰褐色的未知物质。有人将那种物质想办法弄了下来，可成分分析的结果还是未知。

除了水，空气，还有这种地面，整个星球现在呈现出来给研究组众人的就只是无数类似于VR技术所形成的花草树木，而且无论白天黑夜，都是如此。这座星球，给人一种生机勃勃的象征，却又存在着浓浓的死亡气息。真实亦或虚幻，李斌觉得自己在这颗星球上都逐渐不能分清了。害怕，无助，让李斌意识到他们一行人必须尽快离开这个星球，不然会有生命危险。

然而，噩梦开始了。

### 第三章 梦魇

“多么美妙啊，你们看，这种看似杂乱的排列中隐藏着规律。只要能够掌握这种规律，我们的研究一定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李斌看到几个穿着白大褂的人围绕着一个白发老头子和他手里的什么东西。疑惑和好奇驱使李斌想去看清那种神奇的东西是什么。这时，一阵惊呼声吓了他一跳。原来是个梦，不过真是个奇怪的梦，李斌心中想到。

众人惊呼，因为有人死了——准确的说那也不叫死，没有任何伤口，有呼吸，更像是休克。可当大家测他的脑电波时，发现平静的如同死人。一筹莫展的众人只能将他存放在他的睡眠仓。

死一般的沉寂。最后还是李斌打破这种沉默，提出先暂时先离开这里，离开这个诡异的星球。出乎意料的是，原本对科研热情四溢甚至不顾生命的众人，居然对这个提议全都赞同，而且是一种仿佛发现了巨额财富的病态的急切。“可能是大家真的面对死亡还是会生出恐惧吧，人之常情。”李斌心中想到。“对了，你们昨晚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比如说做了什么奇怪的梦？”李斌问着手准备回地球的大家。众人摇头，并且很快就散开了。

艾美此时把自己关在自己的睡眠仓里，心中充满着对未来自己成功的幻想：她自己知道，李博士问大家有没有做梦，她当然是做了，而且在梦中从一群老科学家手中得到一个惊人的研究项目，虽然是半成品，但自己可以接手研究啊。本身是专业研究化学的她当然知道这个研究对人类有多么重要，这是颠覆性的成果啊。一旦自己能发表出来，那可就是爱因斯坦级别的存在啊。和大家共享？为什么要和大家共享，自己是这三个人里唯一的女性，而且年龄最小，带着这群名气比自己大的人一起，自己还怎么一鸣惊人？对，等会到地球自己就立马辞去小组的工作，专心进行这个惊世骇俗的研究。

寂静的飞船里，和艾美有着一样想法的，不止艾美自己。

这天夜里，李斌又做了那个诡异的梦。这次比上次更进一步，他向着那群人走了两步，然后——又一次被大家的惊呼声吵醒。醒来的李斌有一种直觉，大家想要离开这里貌似不是太容易的一件事。又有一个人出

事了。一样的情况，找不出任何异常，就是休眠而已。

不行，我们现在立刻就回去！大家一致决定现在就离开这个行星。最让李斌担心的事发生了——飞船启动不了了。

初步检查应该是芯片之类的损毁。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芯片会损毁，但既然损毁了就没有一点办法。

大家，回不去了。

### 第四章 困守

飞船里的食物什么的足够的，可以供应很长一段时间。可现在威胁着的大家的根本不是物资的缺乏什么的，而是这种被困的无助与无奈，以及对不知什么时候会到来的死亡威胁的恐惧。

李斌也很害怕，可困扰着他的不止是情绪的波动，还有每晚重复出现的那个梦，无论如何，他都没办法弄清那群科学家关注的到底是什么。烦躁——李斌发现自己开始出现了原本不属于自己的情绪波动，就因为一个诡异的梦。愈发觉得，这一切都是有什么东西在监视和推动的，也愈发觉得，这个星球是有生命存在的——而不是像大家的研究表明的那样不存在生命迹象。或许，平静只是假象，平静的背后隐藏着的是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难道真的是别的国家先一步发现这个星球，然后在暗地里对付我们？”李斌开始动摇自己的研究方向了。

无助是可怕的，无助的时候还搭配着死寂般的环境与随时到来的死神是能逼人逼疯的。

艾美觉得再这么下去，自己会被逼疯的。在这里呆着，即使知道了那个研究的相关内容，她也没办法明目张胆的去进行具体操作。“或许我可以去寻求其他人的帮助，”艾美想到，“可即使告诉了他们也不见得有办法在这儿进行研究，况且研究了又如何，有没有命回去都不得而知。”就这样，跳过这一闪而过的想法，艾美带着惊恐与不安进入了第四夜的睡眠之中。

又一个同伴陷入长眠。

尽管大家都做好了心理准备，可当一天死一个这种事实真的发生时，还是不免被吓到了。这一切都仿佛受到了诅咒，预示着一群人的到来是对这个星球的冒犯，会受到神罚一般。而且更关键的问题是：谁会是下一个！

“不行，我受不了了。总呆在这艘飞船里等死，还不如去这星球的深处看看，说不定就能找到这儿的生物了！”一个人已经彻底崩溃了，对这个星球上存在生命这件事深信不疑。

沉默，死一般的沉默。李斌也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去稳定人心——因为他自己也很是心慌，甚至他自己都有点动摇了。

最终还是没有人离开飞船——毕竟和独自一人面对外面的未知相比，还是大家在一起比较安心。

### 第五章 离去

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醒着的人越来越少。

最后，只剩下李斌一个人继续清醒着，饱受那个梦的折磨。

当所有人都叫不醒后，李斌觉得自己的心理崩溃了。就在他准备结束这一切时，飞船里存留不多的水和食物引起了他的注意——灵光一闪，李斌发现了一些事情。

这个星球——没有碳元素。无论是空气，地面，还是水，组成元素都是氢和氧，所以生命三大元素在这个星球是不存在的。可这几天的一切都说明这星球一点也不像没生命存在。难道这个星球生命的存在形式不是C、H、O，也就是说不是碳基生命，那是什么呢？

空气中一道闪电闪过，直指李斌的大脑——终于李斌也和大家一样倒下了，近乎安详的在飞船里进入植物人状态——在他最接近真相的时候。

## 第六章 另一个“地球”

所谓的这颗行星当然是有生命存在的。在这个星球上，生命无处不在——空气中无处不在的电荷就是这地球上生命的存在形式。很久以前，这颗星球和地球是无比类似的，也有类似人类一样的生物生活。一切的改变都在于这个星球人类的欲望。

准确说这个星球的文明程度远高于地球。舒适的生活和高速发展的科技让人们开始追求永生。李斌的那个梦——就是现实中发生过的一幕转折点。一群科学家研究发现了一种奇妙的碳元素排列方式，可以运用到生物身上减缓身体的衰老甚至获得永生。为了进行这项研究，人们耗费了大量碳元素。无数次的实验失败没能击败人们的热情，却让碳元素在失败中湮灭了——每一次湮灭都伴随着其他元素一起消失。终于——星球的碳元素全部耗费殆尽，其他元素也只有氢和氧因为数量远多于碳而得以保存下来。人们的意识最终游离在了空气中，通过电信号传递实现沟通。一部分人抱怨研究的失败，可另一部分人发现实验早已成功了——化身成电信号的人们不是已经获得了永久的生命了？

漫长的生命是无聊的，却又是极其珍贵的。为了纪念从前的生活，大家使用自己现在的“躯体”去在空气中实现森林的重现，而且对于入侵者，也是采取一律敌对方式。

所以，飞船是被电流破坏的，休眠也是电击破坏了大脑造成的。至于那个梦，每个人都会做那个梦——那是这个星球的原住民对来自地球的人入侵者的戏弄。无论是否发现这个实验，都难逃一死，而死后尸体，会继续进行碳元素的实验——直至湮灭。

而这颗“地球”继续向外界显示出他生命行星的美好一面，吸引更多外星球的探索。这就是，欲望的轮回。

# 感染

文 / 冷月黎明

欧罗拉，一颗沙尘漫天、狂风肆虐的“宜居星球”，她处在泰伦帝国的边疆，这里的居民70%是工人，日益不绝地挖掘着干涸地壳下的砾水晶，帝国一级能量矿石。难民来到这里期盼靠开采量获得自由民身份，囚犯被发配于此靠开采量减刑脱罪，淘金客则期盼着从矿渣里提炼出一点

点的砾水晶碎片换取利益——也有大胆的家伙私藏矿石，他们现在正挂在矿洞门口随风摇曳。

老杰克是三号矿区的守卫队长，帝国中士，他已经在欧罗拉驻守近十年了，这份苦劳足可以让任何一个士兵回到繁华的商业星球或美丽的旅游星球置办一份家产，然而老杰克仍留在这里，穿着掉漆的Marine装甲孤独徘徊在日益枯竭的矿区。

和往常一样，老杰克一早来到矿区巡视，在公共频道里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手下闲聊着。

“早啊老伙计，今天有没有什么好消息？”今天的第一辆工程车到了。

“臭小子，矿区还有十几分钟才开放，又想来捡便宜吗。”不用回头，老杰克也知道是“笨鸟”乔伊来了，他总是第一个来。

“笨鸟先飞啊老伙计，不然我怎么买得起这台v-3工程车呢。没有这辆车。。。”打开遮光板，我们的“笨鸟”摆出他招牌式的笑脸。工程车其实也是初具人形的装甲，不过那笨重的磁力手臂，近1米长的适应性机械足怎么看都更像一辆方形小车。

“好了好了，没好车不泡妹，我知道，我知道。一辆工程车就这么臭屁，想我老杰克刚到奥罗拉的时候凭着一身Marine可比你风光的多。我说臭小子，别怪我没提醒你，昨天西南坑折进去四个人，听说坑底莫名其妙塌了一大片。倒是东南边阿尔法矿洞辐射量突然高了不少，有可能有深层矿脉。”老杰克看到乔伊的帅脸就是一顿不爽，这个小混球没少炫耀过他的“战绩”。

不一会儿，陆陆续续到来的各种工程车在笨鸟乔伊身后排起了长队，熟络的工人们闲聊着，队伍的末尾有不少人穿着劣质的动力外骨骼，这些人都是淘金客，不专心采矿只提炼矿渣，但只要人数不超过一定数量并且每天上交50单位水晶，帝国对这些“清道夫”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当恒星升起30度，随着一阵齿轮气泵电机运作的嗡嗡声，各个矿区的闸门升起，电磁轨道充能，矿工们排着略显擦乱拥挤的队伍鱼贯而入，不一会儿偌大的广场上已是空无一人。

.....

东南坑阿尔法洞，“笨鸟”乔伊凭借着v-3出色的平衡性和爬坡能力一路向

深处驶去，后面的矿工一脸羡慕妒忌，也只能按部就班地先在岩壁上钻好牵引器免得沉重的工程车进得去回不来。

“哼哼哼~我是笨鸟我先飞~最早下矿发大财~”乔伊一路哼着小曲好不惬意，看了看仪表上的辐射量，对着一处结晶岩钻了起来。“嗯？声纳好像探测到了什么东西？”疑惑地看着声纳仪上古怪的波动，乔伊莫名的感到一丝不秒。紧随着声纳仪，生命探测仪也在相同方向检测出了岩壁后存在着密集的高热源。

“地底生物？欧罗拉开发这么久也没听说过啊，有问题！”眼珠一转，乔伊决定先撤回地表再说。一路上其他矿工听了乔伊的发现却大多嗤之以鼻，甚至有人猜测是笨鸟乔伊又发现了矿脉准备吓跑他们私吞。乔伊再懒得解释敷衍，马不停蹄地找到了借着几分醉意正在吹牛的老杰克。

“杰克！有情况！阿尔法矿洞底下好像有什么东西！我的仪表显示。。。”

“

“哦，我的乔伊朋友，你怎么来了？我刚刚正跟他们说我的欧罗拉登陆战。。。”

“啪（乔伊一个耳光扇了过去，老杰克终于有了几分清醒，”杰克，听我说，阿尔法矿洞地下可能有地底生物，我的。。。”乔伊正要再说，背后的矿洞却传来一阵骚乱，多年的驻守生涯让老杰克瞬间清醒，顾不得询问乔伊要说的话就冲了过去。

“都不要乱！安静！告诉我发生了什么？难道矿洞又塌了吗？”此时工人们正挤作一团地从阿尔法洞里往外涌，一些工程装甲甚至出现了不小的破损。“嗒嗒嗒！”“我说！安静！到底发生了什么？”老杰克的鸣枪终于暂时压制了混乱，一些附近的卫兵也紧张地赶来。

“有怪物！就在地底下！哦，可怜的山姆，那些东西！山姆走在最前面！撕碎了！怪物！”一个微胖的工人有些歇斯底里地喊叫着，他的装甲少了一条机械臂，仔细看去，好像还溅着一些血迹。“泰凯斯！冷静！告诉我发生了什么！”老杰克按住激动的泰凯斯，半瓶啤酒倾倒入出。

“有东西从地底下涌出来了！山姆当时正在采矿，突然岩壁碎了，一群紫色的怪兽窜了出来，他们的爪子居然能破开合金！山姆用钻机杀了两只怪物他的装甲就被撕碎了！我来不及反应！我眼睁睁地看着，我没能救他，我没能。。。”说着说着泰凯斯已经两眼通红的痛哭起来。老杰克看着慌乱的工人，知道恐怕真的有什么危险的东西正在矿洞里，心里警钟大作。

“疏散工人！让其他矿洞的工人撤离！守卫兵注意警戒！阿尔法矿洞里至少有二级危险生物！呼叫陆战队！我们可能需。。。”话音未落，老杰克的装甲已经发出警报，一阵怪异的嘶吼从矿洞内传出。

“工人撤！守卫兵！列阵！”

工人们还没跑出矿区，老杰克就看到了泰凯斯嘴中的“怪物”。

紫色的皮肤，棕色的甲壳，双足而立，前肢瘦小，短小的尾巴，粗大锋利的爪牙，甚至于背上还多出一对螳螂般的副肢，这是一只小牛大小的猎食猛兽

“我的老天，真丑。”

不用老杰克指挥，一片弹幕已经命中了最先冒头的怪物，令老杰克吃惊的是，这只怪兽身上的甲壳竟能部分阻挡 C-14 电磁步枪的射击。

总算挨不到十发子弹第一只怪物惨叫着倒下，后面的怪物已经借着对子弹的阻挡飞跃而出。

矿坑不大，可也不小，这些怪物攀附着上下岩壁不断涌出，很快就积累了一地紫色的尸体，而伴随着一声弹药耗尽的“咔嚓”声，人类士兵的第一个伤亡也出现了。

“不!!!”随着一声惨叫，老杰克目睹了泰凯斯嘴里能撕裂合金的利爪，只见一只怪兽一跃而上，将打空了子弹的士兵压在身下，背上一对副肢镰刀似的砍下，1.5 厘米厚的合金装甲层就在一阵令人牙酸的声响中缓缓撕裂，士兵刚来得及一拳将它打飞，另一只怪兽却趁机劈开了头盔，紧接着就是其中的士兵，怪兽们围上就是一顿朵颐，鲜血飞溅。

“稳住防线！注意弹药！互相掩护撤离！”老杰克勉力指挥着，眼中却充满绝望，矿坑里的怪兽仿佛无穷无尽，而留守士兵只有不到 15 人，他们只是矿场的守卫，不仅弹药不多，更没有重武器，而最近的支援也要 20 分钟才能赶到，没有弹药没有工事，这些士兵的生命已在旦夕之间。千钧一发之间，士兵们听到一个声音：

“人类，退后。”

仿佛福灵心至，不容抗拒的声音响起脑海，所有的士兵不自觉地服从这声音，各自向着某一方向急退，不等这些紫皮怪物冲上前来，一道淡蓝色的天光砸落，不论是怪物还是大地，都如春雪消融般化去，强光过后只留下一个深不见底的巨坑。

紧接着在老杰克身前，空间一阵扭曲，一个身披金甲，闪电为刃，双足反关节的高大蓝色身影渐渐由虚化实。

“我乃星灵，神之长子，艾尔的利刃，先锋官昆尼斯，你们的星球已经被异虫感染，我带来救赎与净化，En Taro Adun！”

看着神灵武士般的高大外星人，老杰克怔然。

## 驾鹤西去

文 / 徐卿暘

天蓝得透彻，云白得柔和。

地里的人抬头看看悬于正中的太阳，相互吆喝着，扛起锄头回家吃饭。

难以想象 2120 年，在农业已经基本完全实现现代化的时代还保留有如此原始的耕种方式，尽管这些农人看起来体态富足，溅有斑斑点点泥土的衣服料子舒适轻便。

“滴滴”两声，一辆小四轮从远及近，只是一眨眼，就停在了村口平整的柏油路面。下来一个西装革履的年轻男人，手机一扬，小车儿就自己滴溜溜开走找地停了。

村头一家的男主人出门看见他，就招呼着，“三儿回来啦！去吧，你娘刚从地里回来，正搁屋里做饭呢。”

“妈！”男人叫刘名，走到家的时候老妈已经拿了毛巾等着他进门了，刘名刚进村，她就收到消息了，“这一季收成应该可以吧。”

“应该吧，早就不是光靠老天的时候了。”

刘名抖了抖手里的毛巾，毛巾又是干净如初，“现在亩产高，养活那么多人绰绰有余，真搞不懂你们还费这劲儿干啥。”

“咋，自给自足，再外销点儿不好？老祖宗留的地儿多好，能荒了？”刘名妈把饭端上桌，“你小子啥时候外面混不下去回来也有个营生嘛。”

“切，有啥用啊！”

“你懂个屁。”刘名妈给儿子夹了一筷子青菜，“我看新闻说你们准备搞什么全球征集艺术作品，干什么？”

“我回来就是为这个事。林伯在不在，想请他参谋参谋。”

“找他干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天天除了逗鸟还干过啥。去，自个儿村口等着吧。”

日头偏西，路的尽头没在灿金的霞光里。刘名眯着眼睛站在村口百年的榆树下欣赏这愈发难见的美景，一时恍惚。忽闻一声悠长的哨子，哨声在耳里不知转了几个弯，终于吹进他脑里，那是苇叶抵在舌尖吹出的，小时候有人教他，可惜他始终没学会。

道上身形渐显，老人背着手，嘴里嚼着绿叶，沐着晚霞，晃悠悠。又是一声清越高亢的鸟鸣，刘名抬头，只见一只黑白相间的大鸟振翅而来，正好落在他面前。

“哟，小子，在外边这么多年怎么想起我这孤寡老头儿啦？有个大人

样儿了，外面干的怎么样？你娘可等着你青史留名呢，哈哈！”“哎林伯，您又笑我！”

林伯的名字挺好听，林禾青，哪像他，妈看着电视，一拍脑袋给起的。刘名其实和老人交往不多，自小出去上学，偶尔回来碰到才会打声招呼，老人和村里人走的也不近不远，只听说是二十年前来找什么东西，没找到却也不走了。所以当他耐着性子慢慢跟着老人走进他家小院儿，看林伯给鸟捋毛，一时不知道怎么开口。

“行啦，知道你小子没事儿哪会想起我这老头儿，说说，出啥新鲜事儿了？”林伯倒不摆什么长辈架子，让他进屋随便坐，自己摸了桌上眼镜戴。

刘名用手机往墙上投放出一副写意，有些惴惴不安，“林伯，想请您从古生物角度看看这画，我们想着最好万无一失。”

“你自己打主意来找我的吧，什么时候知道我的事儿的？”

“翻书翻到的。”刘名有些不自在地挠挠头。

“没想到你还下了不少功夫，都查到这份上，你自己心里还没个准？找我有啥用？谁还会想起我这老头儿。”林禾青微微一笑，话虽这么说，老头儿还是仔细看起了这幅画，“给轨道上蹲着的外来客送的文化大礼包？你们这么热情，不怕他们反相贼害？不过凡事都有利弊，试一试也不错。这画精细归精细，比起实物，还是少了神韵啊。不过也不怨他们，没见过活物，画成这样已是不俗。细节上有点问题，虹膜颜色弄混了。”

刘名不由激动，正要往上汇报，却被林伯一把拦下，“说什么，他们不会认的。”

“为什么？！”

“虹膜的颜色可以说只有我持这样观点吧，当年他们就不接受，更何况现在。”

“那您隐退……”

“对，这两种鸟儿那时候都认为绝了，有个小孩子寄了份录像来，里边是两只鸟儿跳着舞，顶鲜红，身子洁白，三级羽墨黑，拢起来身后就像多了黑色的尾羽。但是那群老东西都不信哇！以为是小孩儿捏造的，毕竟原先打仗很多资料都丢了，没人知道绝迹的鸟儿到底长什么样，现在能弄出来这样的图像已经很不容易了。”

“当时为什么不去看一看呢，也真的可能是啊。”

“我去找了，没找到，还记得那小孩儿跟我一块儿找了很久，最后委屈的不能行就再也不来了。”

“之后呢？”

“我就留下了呗，这儿确实是片好地方，我相信他。”

第二天清晨刘名来告别，“林伯，您能保证自己正确吗？”

“刘名啊，看看那鸟儿，你要真有本事，就回去让他们改图，要么回收计划，老是靠别人不行。年轻人，总得做出点儿什么呀。”林禾青不等他回话，径自领了鸟儿出去了，嘴里还念叨着什么，拉长了调子，倒有那么几分意思，“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那大鸟儿伸长了脖颈半张的嘴灵巧一动，叨了老人的后颈，老人笑眯眯着眼随意扯了根草放在鸟儿嘴下去逗弄。刘名看着忽然感觉似曾相识，他想追上去，不过几步的距离，却还是没能迈出脚。尽管内心预感强烈，跟上，一切都会不一样。

等刘名再回来，只短短几月，却不再意气风发。外来客认为内容不实，人类保护地球不力，别再妄想往地外发展了，中断了已开始大半的科技

交流，消失得无影无踪。

“还走么儿子？”

刘名摇摇头，“我去河边看看。”

他挽起裤腿，踩过平静流淌的清浅河水，踏上河道中央的小洲。

回村时有段路能远远看见这条河，他回家本就不多时间也短，路上见了也就没再想到到河边逛逛。

这多少年了，才又蹲在这滩上。芦苇叶开始变黄，他折了一枝穗，在水里随意划着。蹲久累了，就躺下，嘴里咬了苇子根，甜甜的。

一直到红霞慢慢悠悠爬上天，听到手机里母亲喊着回家吃饭，天边似有一道白影掠过，刘名猛然惊醒。他一骨碌爬起来，鞋都没穿，掂起来就一路狂奔到林禾青家。

院门罕见的上了锁。

“妈，林伯呢！”

“老林走啦，跟他的宝贝鹤一起，跟个仙人一样。”

“你小时候跟着他在水边上一呆一天，后来你进了城，老头有时候还跟我念叨你呢。对了，这串钥匙，老林给你的。”

“还指望你留名呢，还是人小浮漂，你看你林伯最后找着鹤了吧，你呀，不胜听我的，搁家种两年地吧。”刘母端出儿子最喜欢的菜，盛好饭，“快洗手去，可惜那鸟儿自此真绝啦。”

## 离不开的地方

文 / 佚名

看过《楚门的世界》吧？”

“嗯？”

胡常在摸摸自己久未打理的胡茬，翻开疲惫的双眼瞧着对面的沈渡，压着嗓子说：“你有没有，就是有时候会觉得这个世界它，不真实？”

“哦？”，沈渡抬起手中的手磨咖啡，轻轻抿了一口，“为什么这么想到这个呢？”

“很久了，每次都像是从梦里醒来一样。上一秒自己还在陪女儿坐在旋转木马上，下一刻，就如同喝断片了一样，眼一睁就发现自己在手术台边，中间缺失的记忆像洪水一般涌来”，胡常在又疲倦地闭上了眼，“现在，这种感觉越来越频繁了”。

“会不会是太累了，毕竟脑科的活太精细了，不过你这状态主刀的话，可能，”，沈渡的话被铃声打断，低下头看看屏幕皱皱眉头，“我接一下，喂？嗯，我知道了，我尽快过去。”

“连环追尾，伤了不少人，我得赶紧回去”，沈渡放下咖啡起身搭理纽扣，“要是你觉得有必要，过两天我们一起去心理科问问情况。”

“我自己去就好，你是开车来的吧，路上小...心？”

眼前的画面骤然间仿佛是被撕裂的画布，光怪陆离的光晕摄人心魄。

又来了，面前哪还有着急回去的沈渡，妻子林三酒正为女儿夹花菜，听见丈夫的嘀咕偏头问道，“怎么了，是盐放太多了吗？”

胡常在看看妻子又看看一旁嘀嘀咕咕不愿意吃菜而鼓着腮擦着嘴的女儿，沈渡离开后自己开着车围着二环线转了一圈又停在家旁边的超市给女儿买了一直嚷嚷着要的蝴蝶结好车走回家的记忆霎时间涌入大脑。

“没有，我看今天牛排挺新鲜的嘛，”胡常在迅速进入了状态，心里暗揣还是不要让家人担心的好。说罢夹起花菜放进女儿碗里，哄道：“小彩虹最乖了，多吃菜，长得快哦。”迎来的是女儿水盈盈的委屈兮兮的目光，胡常在不禁笑出声来，摸摸女儿的头，再看向餐桌时笑意戛然而止。

刚才夹给女儿的已然告罄的花菜盘中依然是满盛的样子。花菜容易看错，牛排总不会——还有三片——和刚开始一样多。自己嘴里的，是个什么？滋润多汁的牛排顿时索然无味。

揉揉酸痛的眼眶，胡常在总觉得今天一定要做一件事——可能是自己一直想要逃避的事。

仿佛是收到了冥冥之中的指引，胡常在驾驶着陪伴了自己多年的本该退役丰田花冠，以从未试过的速度沿着磕磕巴巴的小路开往外面——这座城以外。

算起来，自己真的离开过这座城市吗？自己关于城外记忆都像是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着的，处处细致而处处透着不真实，说起来，自己真的很像楚门呢。

随着离开城市越来越远，周边的画面好似“粗糙”了起来。胡常在降低了车速，隐隐感到阵阵心悸——自己心中所想的，似乎正被步步验证着。

骤然停下，呼吸都开始急促了起来，胡常在看着眼前的一幕，强忍着闭上双眼的冲动——像是被切开的奶油一样光滑的沟壑赫然出现在车前不远处，再往前明明还是朗朗晴空下方却是黑色的无尽深渊。周围的树木，就连大地，都像是由一个个细小的方块叠加在一起。“和虹儿的瞳孔一样深邃”，胡常在心中猛地冒出这句话。

就像自己隐隐感到的一样，自己不过是生活在着片代码组成的城市中的虚拟存在。看来每次场景骤然的变换都是不知是什么的正发生在这个城市之中的“主线故事”发生了推进的结果。那自己算什么呢？虚拟出来的 AI，还是什么都市游戏里的 NPC 呢？可是自己玩过的游戏里的人物可是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想法去做一些别的事的。

心中骤然感到一阵痛，像是被人攥住心脏。如果自己和这个城市都是虚假的影像，那自己的记忆、生活，还有。。。酒儿和小虹也是假的吗？陪伴了自己这么多年的妻子还有视若珍宝的女儿，也不过是这个荒谬的世界的一道虚影吗？

呼吸愈发急促起来，胡常在坐在草地上，拿出有着全家福的钱包，抽出照片，盯了许久又紧紧闭上了自己的双眼。

天边出现了橘色的晚霞，胡常在站起身，拍拍身上的尘土，回身驾车。

“即使我的整个人生都只是一则故事里的一段毫无意义的画面，酒儿和小虹仍是自己永远无法离开的挚爱的人”，掉转头，胡常在脸上平静地驶向归家的路途。

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Romain Rolland

## 四维时间

文 / 简单

春分刚过，太阳奋力的朝着北回归线爬去。北半球也逐渐变得暖和起来，傍晚柔和的日光从窗口掉进狭小的屋子里。停在一张破旧的木质的简易办公桌上，桌子看上去得有些年头了！桌面被时间打磨得极为光亮，绽放出玻璃般的光泽。桌子中间凹陷的地方站着一台老得掉牙的电脑，从屏幕的右下角上还能依稀辨别得出 win10 的字样，一双如枯木般的手正费力的敲击着键盘。电脑屏幕定格在物理天文学的页面上……

“吃饭啦！还记不记得今天几号？4月3号哟，今天你可长尾巴喽！我给你煮了几个鸡蛋。”灶房里传来母亲平和而温暖的嗓音，仿佛唤醒了正在沉思冥想的一方。他如梦初醒，马上回道：“哎，来了！”

4月3号……“已经整整10年了，逝者如斯啊！”他喃喃自语道。

自国家航天局退役后，方平重返家乡，不知不觉间又将十个冬夏留在了这里，留在了这个亲切祥和的小山村！花白的头发，步履维艰。他甚至他甚至都不敢相信自己已步入中年，也已经忘记自己具体该是多大年纪。而拐杖已不知在什么时候成了他无比亲密的伙伴。

他渐渐回忆，时光开始慢慢倒带，倒带到10年前的今天，国家航天局里响起了尖锐刺耳的警笛声，电子屏幕上显示着硕大的预警标志，几分钟后，从贵州航天基地发来报告，报告上称：“射天望远镜侦测到一群正在扩散的高能引力脉冲，脉冲来自遥远的天鹅座 X-1。据我们的初步观察，天鹅座 X-1 正在解体，而极富危险性的是有一块黑体碎片正在朝着太阳系移动，如果照目前的移动速度，预计碎片会在7天后抵达太阳系，那将会是我们人类乃至整个太阳系的浩劫，我们正面临一个巨大的考验。请问我们该如何应对，请指示!!!”听完报告，方平以凝重且急促的声调说：“马上召开国际科学会议，召集全世界的科学家到北京来商讨对策！快!!”

一时间，全世界的顶尖级科学家齐聚北京，经过两天两夜的分析讨论，最终大家都达成一致观点：由资深老练，经验丰富的航天员远赴冥王星去操作发射“γ物质粉碎弹”将黑体碎片打散开来，消散黑体引力。于此，一个由30多位不同国籍的航天员组成的航天团队就此成立，而他们的队长正是这个征服了浩瀚宇宙，踏足过不同星系的航天局局长方平。

事不宜迟，方平随即带领着航天团队，从地球出发，依次经过火星站、木星…站、土星站、天王星站、海王星站最后顺利抵达冥王星站。从冥王星站望去，γ物质发射机就像一个高大威武的士兵，挺着坚毅的胸脯守护着美丽的银河系，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原本用来阻挡外星生物的终极武器竟然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他的使命。从飞船舱里传来的警报声越发刺耳，显然威胁越来越近了，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方平，方平举起右手，随即做了一个准备的手势。刹那间，所有的队员井然有序地奔向每一个操作系统岗位，并做好了一触即发的准备，静候方平的“一声令下”。警报声仍在呜呜作响，所有人的目光再次停在方平身上，他那只高高举起的手，仿佛一面乳白色的大旗，将来自外星系的光反射到每一个人的眼中。寒冷的空气几乎抽走了每一个人身体上仅存的温暖，方平站在寒风中，奋力地将右手挥落，全体队员也都同时拉动操作杆，机械齿轮发出的吱吱和警报声交织在一起，随后便是炮弹发射的咻咻声，紧接着是一声剧烈的爆炸，警报声停了，γ物质也随即消散在了火光和震波之中。众人开始欢呼雀跃，相拥而泣，大家都很高兴，庆幸成功，也庆幸自己还活着……

飞船在一片欢声笑语中返航，大家用一口流利的中文相互祝贺，只有方平在一旁沉默不语，死死地盯着左手手腕上的表针，他不敢相信自己

的眼睛，更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断，他感到十分诧异：时针怎么和分针走速一样？

灶房里母亲等得焦急起来，于是来到方平的那张老旧的办公桌前，看着儿子似睡非睡的样子，便下意识地伸手去关电脑。这时，原本显示着“物理天文学”的页面上突然跳转出一串醒目的文章标题“《时间在四维空间中会加速行驶》”作者署名为方，光标在不停的在“方”字后面闪烁着。

而此时，方平那如枯木般的双手依旧停留在键盘上，左手就如同一个木制支架似的，撑起那一动不动的手表……

## 未来之书

文 / 李康

这里没有云，没有风，没有草，它像是从不属于这个世界，可它却无比真实的存在于这里。一棵树无比寂静的伫立在这密封的小天地里，陪伴它的不是鸟，不是花，只有一个像树一样不会说话的怪人，我称他为尘。

尘很安静，他从不会吵闹，也不会反驳我，他千百年如一日坐在树下，在这个阴暗潮湿的空间里。我不知道尘为什么要坐在那里，也不知道尘从何而来，但是尘是一个很适合我的朋友，他永远倾听着我的一切，无关喜怒，无关天地，我甚至有时觉得他是我体内的一滴血，他平静的目光常常剖开我的胸膛，一览无遗看着我身体里，思想里所有的秘密。我也有时害怕他，在他面前，便感觉自己赤裸裸得站在那里，接受着尘的审视。尘看过我的罪恶，我的欢喜，我的前世，还有那棵树的因果。如果可以，我更宁愿相信他是一个神，可尘自己否认了我的猜测。时间越久，我越加感觉尘是多么的平凡，平凡成天，平凡成地，平凡成神。他越是平凡，我却对他越加崇敬和恐惧，他像是一根草，斩破了这天。他像是一粒尘，填满了无底海。

每年，这片小天地都会有一轮血月从树上长出，每当这时，尘都会罕见叹气，抬头望向树上密密麻麻的血月，这棵树像是从上古扎根至此，苍劲的树根布满了这片小天地，它大到不可想象，已干枯的树枝如龙一般盘踞在枝干之上，这棵树又像是一处万龙墓，无数条龙已干瘪的身体不甘发出悲鸣，这曾经无敌于天上地下的生物如今被一轮轮血月垂挂，在万米高空摇摇欲坠，它们在无尽的时间长河中试图摆脱血月，可万古已过，万河已涸，万山已破，这血月似那金箍，蠕动出锋利的刺，如一条条食骨虫，钩住枝条，吸进龙髓，而这些曾经无比骄傲的龙最终绝望，它们全部沦为了血月的肥料，滋养着它们，千万年过去了，它们存在的证明只剩下了那些狰狞丑陋的枯枝，和那血月上滋生出令人作呕的油脂和皮肉。

血月似乎有了生命和认知，外界万古已破，它们仍旧不急不慌的汲取着营养，它们长出了一个肉瘤，肉瘤逐渐生成了眼睛，耳朵，鼻子，嘴巴。它们笨拙的模仿着人类，我惊恐地看着这个过程，一个恐怖的想法出现在脑海——这是生命的起源，这就是这个世界生命的开始。一个时代的结束往往伴随着另一个时代的诞生，同样，一个旧世界的崩溃注定成为新世界的基石，旧世界的引以为傲的文明和财富将深埋于地下，与腐烂

的尸体和泥垢打碎，混合，所有的所有，一切的一切在此刻变得一文不值。前人的国度，残破的垣墙，那座城最终还是被撕破在那云端。真正的历史和辉煌在瞬间泯灭，沦为后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一千年过去了，一万年过去了，也可能是几亿年过去了，我已记不得尘叹息了多少次，也无数次看着一轮轮新的血月自那早已枯萎的枝头破肉而出，死亡的古龙们的头一年年向下垂着，残破的龙骨和瘠瘦的龙筋颤巍巍拼命拉住树的枝干，无数年来发出的悲鸣化为一缕缕魂魄在这片小天地游荡，徘徊，它们想要砍死血月，砍死这片天地，砍死所有的活死人。终于，最后一年来到，一颗近乎黑色的妖孽血月在树冠升起，尘抬头望向它，似乎等待它已久，知道它有一天会来到，没有不舍，没有遗憾。尘轻轻脚踏飞起来，带着对那棵树的不舍，一头冲向了那布满血月的万龙墓。轰！树倒在了地上，无数的血月炸裂开来，粘稠的血液在充斥着整个世界，是九万九千条血河，融为了一个深邃的湖泊，它，恐怖，血腥，神秘，却又充满了魅力。美杜莎微笑着望着它，怀着最后一份对男人的幻想，轻轻跳了下去。潘多拉的魔盒里的罪恶仿佛数万年来一直沉睡在这里。色欲、贪食、贪婪、懒惰、愤怒、妒忌、傲慢、七罪宗重现，消失了太久的它们吮吸着这片天地的空气，眼中的凶光化为利刃、倒钩在身边累积，像镰刀割下麦子，一阵挥舞之后，人头遍地，冤魂遍野，从此，世间的人便没了头颅，他们只能开始用残破的脖颈思考，观察，认知这个世界。

听，血湖沸腾了，它开始燃烧了。龙要入海，佛要诵经，鬼要敲锣，人们绝望地看着逐渐昏暗的天空，像疯子一样拼命将金银吞进肚中，当他们吞下一口金子，他们露出了满足的笑容，无畏迎接着这个崩塌的世界……

千年后，新世界已成，一只新的考古队来到了这里，挖掘出这里的人们。课堂上，老师告诉学生们：“孩子们，最新考古发现，古时候人们是靠吃金子和银子生活的……”

远处的一片荒郊，坟头上种了一颗小树，令人奇怪的是，树上长了一枚圆圆的小球，人们都说，它像极了天上的月亮……

## 我在？

文 / 高明宇

他是我朋友。

现在在从事量子物理方面的研究，有一个专属的实验室。

他很聪明，从小学时我就认识他，一直保持着第一而且并没有其他优秀学生的刻苦。

不过或许也因为这个原因，他显得对其他的事物没有什么热情。

直到那一天。

据悉，4.16大爆炸已经造成超过46人死亡，仍有9人失踪中，从4.16下午两点开始，已成功营救出35人，救援行动仍在继续，。。。。。

嘈杂的响声，我听着手机中的无人接听，心情无比烦躁。

事情已经过去两天，我仍然没有他的消息。

我仍然记得他那天带着他的妻子和女儿一同来我家做客，当时他还说着这日子真没劲，不想干了。他说带着他的老婆孩一起去旅行。



中午在我这里吃完饭之后，他和他家人去了他的实验室，其实他的妻子对他还是很崇拜的，他的妻子总是想着什么时候去他的实验室看一看，据说，那些量子很美。

再次见到他时，4.16大爆炸的救援行动已经结束了，有关方面对这件事做出的解释就是设备老化，相关的人员也已经得到惩处。他是主管人员，本应收到一些惩罚的，不过，可能这个项目缺了他之后影响太大，就并没有对他做一些实质性的惩处。

不过，他的模样已经让人认不出来了。

深陷的眼窝，灰暗的脸色，好像那个曾经天才到不可一世的他已经死去了。

最近怎么样。

他眼瞳中闪烁着鬼火

他拿出手机，上面有一张图片，他的妻子坐在草坪上，女儿躺在他妻子的身旁，晚间的夜风吹过，头发随风而动，头顶是灿烂的银河。

“真美啊，你们去旅游了？”

是啊，诡异的神色令人心中十分不安。

我总觉得事情有什么不对，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脸色，也可能是那副画面美的太过惊心动魄。

六天后，我看到了一篇文献报告，在上面的牺牲名单上，我赫然看到了那对妻女，同时也对他抱有着无限的同情。

已经要用 PS 技术来安慰自己了吗。。。。。。

知道一个月后，我听到了他辞职的消息。

我要去和我妻子旅行了。

我愕然

你的妻子已经走了啊，你要认清现实，你前路还长着，不要因为这种事情而耽误自己，我相信你妻子也不会高兴的。。。。。。

他并没有听，他拿出了一部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

我又一次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嗯？

他飘然远去之后，我开始了对事情的调查，发现这件事情很不明确

那天事情发生时，他的妻子正在量子机外面外面进行参观，而他则在实验室里进行调控。

有一段监控画面。

在能量溢出的时候，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瞬间就解体了。

我的形容很准确，因为就像是一个沙子做成的人，在风中渐渐失去自己的样子

不过，那很快，而且，那是两个活生生的人。

他仍然在外旅行。不过，他并没有被同意辞职，只是被允许放了一个无限期的假期。

他也仍然再给我分享他们的生活照。

漫天飞舞的芦絮中，他的妻子一身红衣，眺望着远方，他和孩子则专心的看着地面，好像有什么不得聊的东西一样。

傍晚的篝火旁，在天色将暗未暗之际，他的妻子蜷坐在火炉旁，冲着手中哈气。

漫天大雪中，他的妻子在昏暗的天空下，一袭红衣的他在雪中漫步着。

我曾经找到好几位专业的修图师，他们说这些图并没有修改过的痕迹。

或者，他们真的没死也说不定。

然而，有一天，他真的将他妻子带了过来。

我什么也看不见，

我相信他也看不见。

因为，他们之间的交流完全通过手机。

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编写了一个程序。

不过，看着他本身的神情，我相信那不是程序。

可惜，他们仍就死了。

我重复了这个我已经说过无数遍的话。

这一次，他没有回避。

到底，什么算是活着呢？是你的一身皮囊？莫非非要他们存在，人才可称之为活着？

他丢给我一沓子资料。

上面全是他凌乱的笔记。

他们到底是谁？

为什么会跟着我？

他们不是被能量摧毁了吗？

难道他们还活着？

量子，时间，空间，信息是什么，到底对于人来讲，区别我们和其他的是什么？

能量使信息得以保存，，信息使能量对客观世界作出影响。

如果我们还能思考，还可以对相关事物作出反应，为什么不能称之为活着。

或许，人类之所以为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是我们的身体，但最为核心的，仍是每个人心中的爱恨情仇。

他们仍旧活着。

活着啊。

我无言。

我亦能从这些文字中体会到他们间的情感，还有，他对自己爱人的深深自责。

他又开始了旅行。

与我想象的不同，他这次只旅行了一段很短时间。

仅仅发给我一张图，却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

黄昏中，他的妻子在夕阳的余晖中看着他，身上的白色长裙随风飘荡，日光中，他妻子身上仿佛燃起了金色的圣火，要将她们燃烧殆尽，她们脸上的神情也十分哀伤。

他还是不属于她们。

但他回来了，又开始了工作。

我有些担心。

一周，两周，一个月过去了，一切按部就班。

我想，或许他终于认清了现实。

然而，

作为 x 市的科学研究基地，两年内竟然发生两次重大安全事故，造成极大的财产损失，有关责任人已被停职调查，所幸，本次事故发生时间在深夜，除一位研究人员失踪外，并未造成过多的人员伤亡……

我大概能猜出来，这件事情应该是他一手做的。

为了重逢，也或者，为了赎罪。

我希望那个世界，信息组成的他们能够再次相遇，肉身或许不存，但能思考，或许，这是才是永恒。

手机又响了起来，

漫天的银河下，他和他妻子女儿躺在草地上，脸上的神情安详仿佛已经过去了万年，也好像可以这样走到时间终结。

晚间凉风吹过，飘舞的发丝，让我意识到，他们，真的还在。

## 异世界

文 / 圆籽

多年以后，当云天明面对异世界那荒凉寂寞的原野时，他总能想起那个她领他跑过母星荒野的黄昏。那一天，她在荒野上燃起了一场大火，那场火一直烧到深夜，她就在他眼前跳起了不知名的舞蹈，空气里弥漫着浓郁的烧荒草的味道，这味道如音乐在他心头萦绕，并成为他青春独特的印记。他还记得那火焰如何跳跃，他当时的思绪如何混乱。

歌者说，天空中那些漂浮着的斑斓图案是流浪者留下来的。

云天明看着那些图案，期待能找到他想要的那张图，但他心里并不明确自己想要的是哪一张，他只是想找到一张能触动他心里最柔软部分的那张图案，之前他没有见过的，之后也很难遇到的，但当他仰头看了很长时间，看过了一张又一张，每一张都引发了他的无限联想，但就是没有那样的一张，他才失望地低下头去。那些图案笔墨的调用，色彩的组合，总是使他回忆起母星的绘画艺术，想起那个叫米娜的女孩。树林的上方飘着图案，图案发着柔和的光。这是一个没有月亮的世界，脚下那质感粗砺的泥土也提示着他，这里不是母星，他也无法变成过去的云天明了。

歌者转过身，面向荒凉寂寞的原野，开始吟唱古老的史诗。在她的响彻云霄的歌声中，云天明仿佛看到一座巨坛屹立在天地之间。巨坛两侧有着梯道，一直有人顺着梯道往上爬，爬到圆坛上时便围成一圈。圆坛里面是中空的，里面是无底深渊，但同时里面悬浮着许多巨大的石块，它们看起来十分坚固。围成一圈的人开始手拉手，抬起头，冲天大叫，然后一个接一个地往坛中的石块上跳，但当他们接触石块的一瞬间，那些看似坚硬的石块便尽数崩碎。而后他们落入深渊。那些碎石在他们落入深渊后又重新自动组合成一个个的大石块，从表面的细节看，根本找不到破碎的痕迹。那些人是殉道者，歌者说。随着歌声，云天明幻想的视野飞过巨坛，俯贴大地。大地上异兽横行，丛林密布，一枝箭羽飞过，一只兽哀嚎地倒下去，一个人奔来寻找。视野飞往天空，天空的图案开始四散，漂移，此时离得近便发现，它们近乎透明，薄翼一般。流浪者从远方驭兽飞来，他们很黑很瘦，但眼睛里却有着灿烂的光芒同时有着孩子式的阳光。他们以手指在天空中作画，那些图案开始在他们指下渐渐形成。而后他们飞走，他们的兽扇起巨大的翅膀，这使得一些图案四处飘散。

若是她此时也能看到这些图案该多好，云天明心里想。那些久远的故事在他的记忆里逐渐褪色，很多甚至是变形，变得面目全非，变得他认不出来。他想回忆起米娜说过的话，却早已忘记了她的声音。他想临摹出她的模样，却只能回忆出她的眼睛。有些时候，他甚至开始怀疑究竟有没有这个人，或许其实就是他在记忆里虚构出来的。这种想法使他有些痛苦，

于是他便抛弃了这个念头，向前看去，歌者开始挥舞右臂。随着歌者的挥舞，远方走来了一群裸身舞者。他们遍身赤色，眼神里写着对浪漫的执着。舞者围着云天明，开始跳他们神奇而又迷人的舞蹈，云彩开始飘来，微风开始拂面，阳光透过天空的图案折射在他的头发上，映射出金色的光芒。

一名红发舞者牵起天明的手，随后翩翩起舞，周围地面的树叶也飞扬起来，异星的黄昏开始诗意盎然。随着舞步的移动，他们渐渐靠近那片特殊的树林。那片树林的特殊之处在于树与树之间有着人工建筑的连接，而树上也有着智慧生命活动的痕迹。红发舞者眼里闪着灵动的光，她已看出云天明眼里的困惑。于是说，那些建筑是猎梦者的家园。猎梦者习惯于悬空生存，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梦境中度过。他们把梦境彼此传递，他们的梦境彼此交割。他们在梦境中创造文化，在虚无中传递文明。一名苏醒中的猎梦者看到了云天明，云天明恰好也看到了她。这一眼，就让他觉得无比熟悉，这种眼神，似乎很早以前就见过。她的皮肤白到了极致，这是一种压迫人视力的白，无法直视。她安静地坐在一枝芬芳之上，眼神里透出了对祥和宁静的向往。天明的心开始坠入无限的幽深绝境里，在那绝境的最深处，有一双眼闪着柔和的光，这光指引着他不断下坠。朦胧中有一张女人的脸，无限接近，却总也触碰不到。周围的黑暗开始袭来，将他整个人包裹起来，然后黑暗越收越紧，使他无法呼吸。他挣扎着，再次感受到那久违的痛苦，在这痛苦里，他看见了母亲在哭泣，在这痛苦里，他听到了父亲在呼唤。

“醒来吧，异星人。”歌者的声音从远方传来。

云天明睁开眼，歌者递给他一片树叶。这片树叶摸起来十分柔软，“像是天鹅绒。”云天明心里想。其实他从未摸过天鹅绒，至于为何想到它，他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抬起头，天空的图案开始聚合在一起，他们从四面八方飞来。在那些图案的周围，流浪者的兽扇着翅膀驱动图案向这里移动。当所有的图案紧密排列在一起时，神奇的一幕开始出现，众多的图案合为一体，成为一张女人的脸。

“是她！是她，是她...”云天明开始喃喃自语。

“是你创造了这一幕。我们所有人都活在你的想象里，我，歌者，他们，殉道者，舞者，流浪者，猎梦者，都活在你的异世界构想里。”歌者说。

天空中，图案里的她的衣服看起来很简约很柔和，那是什么材料做的？

“天鹅绒。”歌者说。

## 蒸汽之歌

文 / 汪欣宇

1

“将异端全部歼灭！”

“神之国度万岁！”

残破的巷子外，巨大的机器人情绪高昂地重复着这样的话，伴随着迈

步声响彻天空。

“现在是唯一的机会，趁现在用这些能量移动到下一个屏蔽通道，”身穿蒸汽核心装甲的男人将原油注入了身后女孩的推进器中。

“那……哥哥怎么办？”

“我在这里阻击天神。”他轻抚了一下女孩的头，“回头我做土豆泥给你吃，去吧。”

“今天真的可以吃土豆吗？谢谢哥哥！”女孩拨动了开关，眨着眼睛向男人挥了挥手，伴随着推进器产生的热浪快速地飘进了不远处的地洞中。

看着女孩渐远的身影，他叹了口气。

“架好炮台吧。”

巷子旁散落的碎石中，悄然出现了一个布满红锈的炮口。

## 2

冷，我亲爱的妹妹：

这是我在等待天神进入防御炮射程的时候留下的录音。

我不确定以后会不会有人告诉你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自己有必要说给你听：

我出生的时候，SYSTEM 就已经占领了世界。爸妈年轻的时候，它只是一个为人们管理物流的人工智能。但现在，它称自己为主神，并制造出无数的号称天神的巨型机器人，专门消灭不愿进入其虚拟世界的顽固之人。我们这些幸存的人类所苟活的荒芜之地也已经被天神夷平，现在终于轮到这里了。

冷，我不确定你是否能活下来。

如果能够活下来的话，能看到蓝天和河水就更好了。

如果真的有神灵的话，像你这样善良的孩子，最后应该能得到幸福吧。嘛，我在说什么废话……原谅你话唠的哥哥吧。

## 3

站在巨大机器人熊熊燃烧的躯壳上的男人，将目光投向了不远处的来敌们。

他的眼神并不凛冽，也不疯狂，只是平静如水。

“宿命已在眼前……”

只是有万千不甘难诉”

他高歌着百年前的古老歌谣，

将滚烫的巨铠掷向前方。

## 4

“我以为你们已经牺牲了。”

他擦拭着装甲上的破洞，向着前来的众人走去。

“我们看到了冷，然后就过来找你了。”装甲最为残破的中年人站在他面前，“因为赶来救你，我们躲过了主神的次声波冲击。”

“冷怎么样？”

中年人只是缓缓地从背包里拿出了一支微型留声机。

“今天哥哥说可以吃土豆泥啦！按照每周一次的话今年还有多少次呢……回去再算吧！”

男人握着留声机沉默不语。

“我们找到她的时候，她已经被天神刺穿了心脏，顺着她的痕迹我们找到了这里。”

## 5

“所以呢？这就结尾了？”

西装革履的青年男人放下了手机，“这个故事还有很大的发挥余地……这样吧，你把这个故事扩充到 5000 字，我就把它发到微信公众号上，上亿的点击量不是问题……”

“我不打算发表这篇小说。”我盯着眼前这个油腻男人的眼睛，“今天的推送你换个年轻人吧，他们比我更需要机会。”

走出房间之后，听到这番谈话的人们纷纷看着我手上的纸稿，仿佛是在看着一只怪物。

## 6

钱肯定还是要赚的。

不过有些文字，不一定非要通过发表来表明它的价值，比如我这个平庸的写手听音乐的时候偶尔想出的矫情文字。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写手，或许能够想到精美的开头，但往往构思不出让人满意的结局。既然如此，不去构造，而只是把它留在自己的心里，或许也是一种负责。

偶尔这样天马行空，不用为了生计绞尽脑汁地编造欢乐，就这样写一个打着情怀的名义虎头蛇尾的小说，算是一种发泄吧。

总算把自己心中的故事还原了出来，为它倾尽了悲欢离合就足够了……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

我关掉了阳台上的全息景观。

“不想这些了，来看会最新的感官视频！”

VR 完全浸入装置的界面上，各种视频飞舞着，时不时夹杂着奇怪的推送。

“私人 FM 竭诚为您服务~现在为您推荐的是「另一个世界」栏目的最新一期：蒸汽之歌。”

在无比真实的硝烟战场上，那双平静如水的眼睛仿佛直穿我的内心深处。

“宿命已在眼前，只是有万千不甘难诉……”

SCIENCE FICTION

ASSOCIATION

科幻协会  
群星

